

欽定唐書

卷二百
八之十
二

唐書卷二百八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一百三十三

宦者下

李輔國本名靜忠以闖奴爲閑廐小兒貌儇陋略通書計事高力士年四十餘使主廐中簿最王鉷爲使以典禾豆能檢撻耗欺馬以故肥薦之皇太子得侍東宮陳玄禮等誅楊國忠輔國豫謀又勸太子分中軍趨朔方收河隴兵圖興復太子至靈武愈親近勸遂卽位係天下心擢家令判元帥府行軍司馬肅宗稍稍任以肱膂

事更名護國又改今名凡四方章奏軍符禁寶一委之
輔國能隨事齷齷謹密取人主親信而內深賊未敢肆
不啖葷時時爲浮屠詭行人以爲柔良不忌也帝還京
師拜殿中監閑廐五坊宮苑營田栽接總監使兼隴右
羣牧京畿鑄錢長春宮等使少府殿中二監封成國公
實封戶五百宰相羣臣欲不時見天子皆因輔國以請
乃得可常止銀臺門決事置察事廳兒數十人吏雖有
秋毫過無不得得輒推訊州縣獄訟三司制劾有所捕
逮流降皆私判臆處因稱制敕然未始聞上也詔書下
輔國署已乃施行羣臣無敢議出則介士三百人爲衛

貴幸至不敢斥官呼五郎李揆當國以子姓事之號五
父帝爲娶元擢女爲妻擢以故爲梁州長史弟兄皆位
臺省李峴輔政叩頭言且亂國於是詔敕不繇中書出
者峴必審覆輔國不悅時太上皇居興慶宮帝自複道
來起居太上皇亦間至大明宮或相逢道中帝命陳立
禮高力士王承恩魏悅玉真公主常在太上皇左右黎
園弟子日奏聲伎爲娛樂輔國素微賤雖暴貴力士等
猶不爲禮怨之欲立奇功自固初太上皇每置酒長慶
樓南俯大道因裴回觀覽或父老過之皆拜舞乃去上
元中劔南奏事吏過樓下因上謁太上皇賜之酒詔公

主及如仙媛主之又召郭英又王銑等飲賚予頗厚輔國因妄言於帝曰太上皇居近市交通外人立禮力士等將不利陛下六軍功臣反側不自安願徙太上皇入禁中帝不寤先時興慶宮有馬三百輔國矯詔取之裁留十馬太上皇謂力士曰吾兒用輔國謀不得終孝矣會帝屬疾輔國卽詐言皇帝請太上皇按行宮中至睿武門射生官五百遮道太上皇驚幾墜馬問何爲者輔國以甲騎數十馳奏曰陛下以興慶宮湫陋奉迎乘輿還宮中力士厲聲曰五十年太平天子輔國欲何事叱使下馬輔國失轡罵力士曰翁不解事斬一從者力士

呼曰太上皇問將士各好在否將士納刀呼萬歲皆再拜力士復曰輔國可御太上皇馬輔國鞞而走與力士對執轡還西內居甘露殿侍衛才數十皆厓老太上皇執力士手曰微將軍朕且爲兵死鬼左右皆流涕又曰興慶吾王地數以讓皇帝帝不受今之徙自吾志也俄而流承恩播州魏悅溱州如仙媛歸州公主居玉真觀更料後宮聲樂百餘更侍太上皇備灑掃詔萬安咸宜二公主視服膳自是太上皇怏怏不豫至棄天下輔國以功遷兵部尚書南省視事使武士戎裝夾道陳跳丸舞劍百騎前驅御府設食太常備樂宰相羣臣畢會旣

得志乃厭然驕舛求宰相帝重違曰卿勲力何任不可但羣望未一如何輔國遂諷宰相裴冕使聯表薦已帝密遣蕭華使喻止冕張皇后數疾其頴帝寢疾太子監國后召太子將誅輔國及程元振太子不從更召越王兗王圖之元振告輔國卽伏兵凌霄門迎太子伺變是夜捕二王及中人朱輝光馬英俊等囚之而殺后他殿代宗立輔國等以定策功愈跋扈至謂帝曰大家第坐宮中外事聽老奴處決帝矍然欲剪除而憚其握兵因尊爲尚父事無大小率關白羣臣出入皆先詣輔國輔國頗自安又冊進司空兼中書令實封戶八百未幾以

左武衛大將軍彭體盈代爲閑廐羣牧苑內營田五坊等使以右武衛大將軍藥子昂代判元帥行軍司馬賜輔國大第於外中外聞其失勢舉相賀輔國始惘然憂不知所出表乞解官有詔進封博陵郡王仍爲司空尚父許朝朔望輔國欲入中書作謝表門者不內曰尚父罷宰相不可入輔國氣塞久乃曰老奴死罪事郎君不了請地下事先帝矣帝優辭論遣有韓穎劉烜善步星乾元中待詔翰林穎位司天監烜起居舍人與輔國暱甚輔國領中書穎進秘書監烜中書舍人裴冕引爲山陵使判官輔國罷俱流嶺南賜死自輔國徙太上皇天

下疾之帝在東宮積不平既嗣位不欲顯戮遣俠者夜刺殺之年五十九抵其首溷中殊右臂告泰陵然猶秘其事刻木代首以葬贈太傅諡曰醜後梓州刺史杜濟以武人爲牙門將自言刺輔國者

王守澄者史亡所來元和中監徐州軍召還方憲宗喜方士說詔天下求其人宰相皇甫鏘左金吾將軍李道古等白見楊仁晝浮屠大通仁晝更姓名曰柳泌大通自言壽百五十歲有不死藥並待詔翰林號人田元佐言有秘方能化瓦礫爲黃金詔除號令與董景珍李元戢皆介泌大通薦于天子天子惑其說泌以金石進帝

餌之躁甚數暴怒恚責左右踵得罪禁中累息帝自是不豫十五年罷元會羣臣危恐會義成劉悟來朝賜對麟德殿悟出曰上體平矣內外乃安是夜守澄與內常侍陳弘志弒帝於中和殿緣所餌以暴崩告天下乃與梁守謙韋元素等定冊立穆宗俄知樞密事文宗嗣位守澄有助力進拜驃騎大將軍帝疾元和逆罪久不討故以宋申錫爲宰相謀因事除之不克更因其黨鄭注李訓乘其罅於是流楊承和於驩州韋元素象州遣中人劉忠諒追殺元素于武昌承和次公安賜死訓乃脅守澄以軍容使就第使內養齋醮賜死事秘時無知者

贈揚州大都督其弟守涓自徐州監軍召還死於中牟
劉克明亦亡所來得幸敬宗敬宗善擊毬於是陶元皓
靳遂良趙士則李公定石定寬以毬工得見便殿內籍
宣徽院或教坊然皆出神策隸卒或里閭惡少年帝與
狎息殿中爲戲樂四方聞之爭以趨勇進于帝嘗閱角
觥三殿有碎首斷臂流血廷中帝歡甚厚賜之夜分罷
所親近旣皆凶不逞又小過必責辱自是怨望帝夜艾
自捕狐狸爲樂謂之打夜狐中人許遂振李少端魚志
弘侍從不及皆削秩帝獵夜還與克明田務澄許文端
石定寬蘇佐明王嘉憲閻惟直等二十有八人羣飲旣

酣帝更衣燭忽滅克明與佐明定寬弒帝更衣室矯詔
召翰林學士路隋作詔書命絳王領軍國事明日下遺
詔絳王卽位克明等恃功將易置左右自引支黨頡兵
柄于時樞密使王守澄楊承和中尉梁守謙魏從簡與
宰相裴度共迎江王發左右神策及六軍飛龍兵討之
克明投井死出其尸戮之務澄等皆斬首以徇籍入家
貲又殺其黨數十人始克明謀逆母禁不許文宗立嘉
母忠賜錢千緡絹五百匹給婢二人

田令孜字仲則蜀人也本陳氏咸通時歷小馬坊使僖
宗卽位擢令孜左神策軍中尉是時西門匡範位右中

尉世號東軍西軍帝冲駭喜鬪鶩走馬數幸六王宅興
慶池與諸王鬪鶩一鶩至五十萬錢與內園小兒尤昵
狎倚寵暴橫始帝爲王時與令孜同臥起至是以其知
書能處事又帝資狂昏故政事一委之呼爲父而荒酣
無檢發左藏齊天諸庫金幣賜伎子歌兒者日鉅萬國
用耗盡令孜語內園小兒尹希復王士成等勸帝籍京
師兩市蕃旅華商寶貨舉送內庫使者監闕櫃坊茶閣
有來訴者皆杖死京兆府令孜知帝不足憚則販鬻官
爵除拜不待旨假賜緋紫不以聞百度崩弛內外垢玩
旣所在盜起上下相掩匿帝不及知是時賢人無在者

惟佞鄙沓貪相與備員偷安噤默而已左拾遺侯昌蒙
不勝憤指言豎尹用權亂天下疏入賜死內侍省宰相
盧攜素事令孜每建白必阿邑倡和初黃巢求廣州願
罷兵攜欲寵高駢使有功不聽賊因又易置關東諸節
度賊乘之陷東都令孜急歸罪攜奉帝西幸步出金光
門至咸陽沙野軍十餘騎呼曰巢爲陛下除姦臣乘輿
今西秦中父老何望願還宮令孜叱之以羽林騎馳斬
卽以羽林白馬載帝晝夜馳舍駱谷時陳敬瑄方節度
西川令孜兄也故請帝幸蜀有詔以令孜爲十軍十二
衛觀軍容制置左右神策護駕使至成都進左金吾衛

上將軍兼判四衛事封晉國公帝見蜀陘陋稍鬱鬱日
與嬪侍博飲時時攘袂北望怊然流涕令孜伺間開釋
呼萬歲帝爲怡悅因盛稱鄭畋王鐸程宗楚李鋌敬瑄
方并力賊不足虞帝曰善初成都募陳許兵三千服黃
帽名黃頭軍以捍蠻帝至大勞將士扈從者已賜而不
及黃頭軍皆竊怨令孜令孜置酒會諸將以黃金樽行
酒卽賜之黃頭將郭琪不肯飲曰軍容能易偏惠均衆
士誠大願也令孜目曰君有功邪答曰戰党項薄契丹
數十戰此琪之功令孜嘻怒曰知之密以醎注酒中琪
飲已馳歸殺一婢吮血得解因夜燒營剽城邑敬瑄討

敗之奔廣都遂走高駢所帝聞變與令攷保東城自守
羣臣不得見左拾遺孟昭圖請對不召因上疏極諫君
與臣一體相成安則同寧危則共難昔日西幸不告南
司故宰相御史中丞京兆尹悉碎于賊唯兩軍中尉以
扈乘輿得全今百官之在者率冒重險出百死者也昨
昔黃頭亂火照前殿陛下唯與令攷閉城自守不召宰
相不謀羣臣欲入不得求對不許且天下者高祖太宗
之天下非北司之天下陛下固九州天子非北司之天
子北司豈悉忠於南司廷臣豈無用於敕使文宗時宮
中災左右巡使不到皆被顯責安有天子播越而宰相

無所豫羣司百官棄若路人已事誠不足諫而來者冀可追也疏入令孜匿不奏矯詔貶昭圖嘉州司戶參軍使人沈于慕頤津初昭圖知正言必見害謂家隸曰大盜未殄宦豎離間君臣吾以諫爲官不可坐觀覆亡疏入必死而能收吾骸乎隸許諾卒葬其尸朝廷痛之賊平令孜以王鐸爲儒臣且無功而首謀召沙陀者楊復光也欲歸重北司故罷鐸都統以復光功第一又忌復光且逼已故薄其賞自謂帷幄決勝繫王室輕重出入倨甚會復光死大喜卽罷復恭樞密使中人曹知愨者富家子頗沈鷺賊在長安知愨以清濁二谷之人倚山

爲屯不屈賊陰教士卒變衣服言語與賊類者夜入長
安攻賊營賊大懼帝聞賜金紫擢內常侍聞帝將還因
大言我且擁衆大散關下閱羣臣可歸者納之令孜謂
然密令王行瑜以邠州兵度嵯峨山襲殺其衆由是益
自肆禁制天子不得有所主斷帝以其專語左右輒流
涕復光部將鹿晏弘王建等以八都衆二萬取金洋等
州進攻興元節度使牛頊奔龍州晏弘自爲留後以建
及張造韓建等爲部刺史帝還懼見討引兵走許州王
建率義勇四軍迎帝西縣復以建及韓建等主之號隨
駕五都令孜以復光故纜授諸衛將軍皆養爲子別募

神策新軍以千人爲都凡五十四都分左右爲十軍統
之又遣親信覘諸鎮不附已者以罪除徙養子匡祐宣
慰河中王重榮厚爲禮匡祐敖甚舉軍怒重榮因數令
孜罪責其無禮監軍和解乃去匡祐還訴令孜且勸圖
之令孜白以兩鹽池歸鹽鐵使卽自兼兩池榷鹽使重
榮不奉詔表暴令孜十罪令孜自將討重榮率邠寧朱
政鳳翔李昌符合鄜延靈夏等兵凡三萬壁沙苑重榮
說太原李克用連和克用上書請誅令孜攻帝和之不
從大戰沙苑王師敗孜走還邠州與昌符皆恥爲令孜
用還與重榮合神策兵潰還略所過皆盡克用逼京師

令孜計窮乃焚坊市劫帝夜啓開遠門出奔自賊破長安火宮室舍廬十七後京兆王徽葺復粗完至是令孜唱曰王重榮反命火宮城唯昭陽蓬萊二宮僅存王建以義勇四軍扈帝夜亂牢水遂次陳倉克用還河中孜畏克用且偪與重榮連章請誅令孜而駐鳳翔令孜請帝幸興元帝不從令孜以兵入寢殿逼帝夜出羣臣無知者宰相蕭遘等皆不及從孜勸興元節度使石君涉焚閣道絕帝西意遘惡令孜劫質天子生方鎮之難使孜進迎乘輿孜引兵追行在敗興鳳楊晟軍帝次梁洋稍引而南孜兵及中營左右被剽戮者不勝計令孜懼

人圖已蒙面以行使王建長劔五百清道囊傳國璽授
之次大散關道險澀帝危及難數矣分軍守靈壁亢追
兵攻長驅躡帝帝以閣道毀走他道困甚枕王建膝且
寐覺而飯僅能至興元攻重榮表誅令孜安慰羣臣詔
以令孜爲劔南監軍使留不去重榮請幸河中令孜沮
而止宰相邁率羣臣在鳳翔者表令孜顓國煽禍惑小
人計交亂羣帥請誅之帝不及省且詔重榮餉糧十五
萬斛給行在重榮以令孜在不奉命攻乃奉嗣襄王煨
卽僞位攻敗帝乃得還京師始帝入蜀諸王徒步以從
壽王至斜谷不能進令孜驅使前王謝足且拘得馬可

濟令孜怒扶王彊之行王恥之及帝病中外屬壽王令
孜入候帝曰陛下記臣否帝直視不能語令孜自署劍
南監軍使閱拱宸奉鑾軍自衛晝夜馳入成都表解官
求醫藥詔可俄削官爵長流儋州然猶依敬瑄不行王
卽位是爲昭宗楊復恭代爲觀軍容使出王建爲壁州
刺史建取利州自署防禦使因略定閬邛蜀黎雅等州
詔卽置永平軍拜建節度使令孜謀與建連衡亢朝廷
且曰吾子也書召之建喜將至復郤之建怒進圍成都
令孜登城謝建曰老夫久相厚何見困答曰父子恩何
敢忘顧父自絕朝廷苟改圖則父子如初令孜曰吾欲

面計事建然許令孜夜負印節授建明日入成都囚令
孜碧雞坊始右神策統軍宋文通爲諸軍所疾令孜因
事召見欲殺之旣見乃欣然更養爲子名彥賓卽李茂
貞也故獨上書雪其罪詔爲湖南監軍凡二歲與敬瑄
同日死臨刑裂帛爲縵授行刑者曰吾嘗位十軍容殺
我庸有禮因教縊人法旣死而色不變乾寧中詔復官
爵

楊復恭字子恪本林氏子楊復光從兄也宦父立翼咸
通中領樞密世爲權家復恭略涉學術監諸鎮兵屢勛
亂戰有功自河陽監軍入拜宣徽使擢樞密使黃巢盜

京師令孜顓威福斲喪天下中外莫敢亢惟復恭屢與
爭得失令孜怒下遷飛龍使復恭乃臥疾藍田僖宗出
居興元復爲樞密使制置經略多更其手車駕還遂代
令孜爲左神策中尉六軍十二衛觀軍容使封魏國公
實戶八百賜號忠貞啓聖定國功臣帝崩定策立昭宗
賜鐵券加金吾上將軍稍攘取朝政帝嘗曰朕不德爾
援立我矣當減省侈長示天下我見故事尚衣上御服
日一襲太常新曲日一解今可禁止復恭頓首稱善帝
遂問游幸費對曰聞懿宗以來每行幸無慮用錢十萬
金帛五車十部樂工五百犢車紅網朱網畫香車百乘

諸衛士三千凡曲江溫湯若畋獵曰大行從宮中苑中
曰小行從帝乃詔類減半於是宰相韋昭度張濬杜讓
能等爲帝言大中故事抑宦官不假借帝亦稍厭復恭
橫恣王瓌者惠安太后弟求節度使帝問復恭對曰產
祿傾漢三思危唐后族不可封拜陛下誠愛瓌任以它
職可也不宜假節外藩恐負勢顯地不可制帝乃止瓌
聞怒甚至禁中見復恭詬辱之遂居中任事復恭不欲
分已權白爲黔南節度使道興元而兄于守亮方領節
度陰勒利州刺史覆瓌舟于江宗屬賓客皆死以舟自
敗聞帝知復恭謀繇是深銜之復恭以諸子爲州刺史

號外宅郎君又養子六百人監諸道軍天下威勢舉歸其門守立爲天威軍使本胡弘立也勇武冠軍人畏之帝欲斥復恭懼爲亂乃好謂曰卿家胡子安在吾欲令衛殿內復恭以守立見帝賜姓李名順節使掌六軍管鑰光寵甚旣勢鈞遂與復恭爭恨相中傷暴發其私復恭常肩輿抵太極殿宰相對延英論叛臣事孔緯曰陛下左右有將反者帝矍然緯指復恭復恭曰臣豈負陛下者緯曰復恭陛下家奴而肩輿至前殿廣樹不逞皆姓楊非反邪復恭曰欲收士心輔天子帝曰誠欲收士心胡不假李姓乎復恭無以對會緯出守江陵乃使人

劫之長樂坡斬其旌節貲貯皆盡緯僅免復恭子守貞
爲龍劍節度使守忠洋州節度使皆自擅貢賦上書訕
薄朝政大順二年罷復恭兵出爲鳳翔監軍不肯行因
丐致仕詔可遷上將軍賜几杖使者還遣腹心殺使者
於道遁居商山俄入居昭化坊第第近玉山營而子守
信爲軍使數省候出入或告父子且謀亂時順節遙領
鎮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詔與神策軍使李
守節率衛兵攻復恭治殺使者罪帝御延喜樓須之家
人拒戰守信亦率兵至昌化里陣以待會日入復恭與
守信舉族出奔遂走興元順節已斥復恭則橫暴出入

以兵從兩軍中尉劉景宣西門重遂察其意非常以狀聞有詔召順節輒以甲士三百人入至銀臺門何止之景宣引順節坐殿廡部將嗣光審出斬之從者大譟出延喜門剽永寧里盡夕止賈德晟與順節皆爲天威軍使順節誅頗嗟憤重遂亦奏誅之於是鳳翔李茂貞邠州王行瑜華州韓建同州王行約秦州李茂莊同劾守亮納叛臣請出兵討罪軍饟不仰度支茂貞請假山南招討使宦尹惜類執不可帝亦謂茂貞得山南必難制詔兩解之茂貞劾復恭自謂隋諸孫以恭帝禪唐故名復恭逆狀明白且請削守亮官爵遂擅與行瑜出討自

號興元節度使詒宰相書慢悖不臣帝爲下詔令茂貞
行瑜討之景福元年破其城復恭守亮守信奔閬州茂
貞以子繼密守興元詔吏部尚書徐彥若爲鳳翔節度
使而以茂貞帥興元不拜請繼密爲留後帝不得已授
以節度使自是茂貞始彊大復恭與守亮等自閬州將
北奔太原趨商山至乾元爲韓建邏士所禽卽斬復恭
守信檻車送守亮京師梟首長安市茂貞上復恭與守
亮書曰承天門者隋家舊業也兒但積粟訓兵何進奉
爲吾披荆榛立天子旣得位乃廢定策國老奈負心門
生何門生謂天子也其不臣類此假子彥博奔太原收

葬其尸李克用爲申雪詔復官爵

劉季述者本微單稍顯於僖昭間擢累樞密使楊復恭之斥帝以西門重遂爲右神策軍中尉觀軍容使時李茂貞得興元愈跋扈不軌宰相杜讓能與內樞密使李周謹及重遂謀誅之乃興師以嗣覃王戒丕爲京西招討使神策大將軍李錡副之茂貞引兵迎壁盤屋薄與平王師潰遂逼臨臯以陣暴言讓能等罪京師震恐帝坐安福門斬重遂周謹以謝茂貞更以駱全瓘劉景宣代爲兩中尉乾寧二年茂貞與王行瑜韓建以兵入朝李克用率師討茂貞次渭北同州節度使王行實奔京

師謂景宣等曰沙陀十萬至矣請奉天子出幸避其鋒
景宣方與茂貞睦故全瓏與鳳翔衛將閻圭共脅帝狩
岐王行實及景宣子繼晟縱火剽東市帝登承天門矢
著樓閣帝懼暮出莎城士民從者數十萬至谷口人暍
死十三夜爲盜掠哭聲殷山徙駐石門茂貞恐乃殺全
瓏景宣及圭自解天子還京師以景務脩宋道弼代之
俄專國宰相崔胤惡之徐彥若王搏懼禍不解稍抑胤
以和北軍胤怒劾搏黨宦豎不忠罷去俄賜死流道弼
驩州務脩愛州並死灞橋逐彥若于南海乃以季述王
仲先爲左右中尉疾胤尤甚時帝嗜酒怒責左右不常

季述等愈自危先是王子病季述引內醫工車讓謝筠久不出季述等共白帝宮中不可妄處人帝不納詔著籍不禁由是疑帝與有謀乃外約朱全忠爲兄弟遣從子希正與汴邸官程巖謀廢帝會全忠遣天平節度副使李振上計京師巖因曰主上巖急內外惴恐左軍中尉欲廢昏立明若何振曰百歲奴事三歲郎主常也亂國不義廢君不祥非吾敢聞希正大沮帝夜獵苑中醉殺侍女三人明日午漏上門不啓季述見盾曰宮中殆不測與仲先率王彥範薛齊偓李師虔徐彥回總衛士千人毀關入謀所立未決是夜宮監竊取太子以入季

述等因矯皇后令曰車讓謝筠勸上殺人禳塞災咎皆大不道兩軍軍容知之今立皇太子以主社稷黎明陳兵廷中謂宰相曰上所爲如此非社稷主今當以太子見羣臣卽召百官署奏盾不得對季述衛皇太子至紫廷院左右軍及十道邸官俞潭程巖等詣思立門請對士皆呼萬歲入思政殿遇者輒殺帝方坐乞巧樓見兵入驚墮於牀將走季述仲先持帝坐以所持卸杖畫地責帝曰某日某事爾不從我罪一也至數十未止皇后出徧拜曰護大家勿使怖若有罪唯軍容議季述出百官奏曰陛下替倦于勤願奉太子監國陛下自頤東宮

帝曰昨與而等飲甚樂何至是后曰陛下如軍容語宮
監掖帝出思政殿后倡言曰軍容一心輔持請上養疾
帝亦曰朕久疾令太子監國巖等皆呼萬歲后以傳國
寶授季述就帝輦左右十餘人入囚少陽院季述液金
以完鏽師虔以兵守太子卽位於武德殿帝號太上皇
皇后爲太上皇后大赦天下東宮官屬三品賜爵一級
四品以下一階天下爲父後者爵一級羣臣加爵秩厚
賜欲媚附上下改東宮爲問安宮季述等皆先誅戮以
立威夜鞭笞晝出口十輦凡有寵于帝悉榜殺之殺帝
弟睦王師虔尤苛察左右出入搜索天子動靜輒白季

述帝衣晝服夜浣食自竇進下至筆紙銅鐵疑作詔書
兵器皆不與方寒公主嬪御無衾纊哀聞外廷屑告難
於朱全忠使以兵除君側全忠封屑書與季述曰彼翻
覆宜圖之季述以責屑屑曰姦人僞書從古有之必以
爲罪請誅不及族季述易之乃與盟屑謝全忠曰左軍
與屑盟不相害然僕歸心於公并送二侍兒全忠得書
恚曰季述使我爲兩面人自是始離季述子希度至汴
言廢立本計又遣李奉本齎示太上皇誥全忠狐疑不
決李振入見曰豎刁伊戾之亂以資霸者今闖奴幽劫
天子公不討無以令諸侯乃囚希度奉本遣振至京師

與肩謀是時季述欲盡誅百官乃弑帝挾天子令天下都將孫德昭董從實盜沒錢五千緡仲先衆辱之督其償株連甚衆肩間其不逞曰能殺兩中尉迎太上皇而立大功何小罪足羞又遣客密告德昭割帶內蜜丸通意德昭邀別將周承誨期十二月晦伏士安福門待旦仲先乘肩輿造朝德昭等劫之斬東宮門外叩少陽院呼曰逆賊斬矣帝疑未信皇后曰可獻賊首德昭擲仲先頭以進宮人毀扉出御長樂門羣臣稱賀承誨馳入左軍執季述彥範至樓前肩先戒京兆尹鄭元規集萬人持大梃帝詰季述未已萬梃皆進二人同死梃下遂

尸之兩軍支黨死者數十人中官奉太子遁入左軍收
傳國璽齊偃死井中出其尸斬之全忠檻送巖京師斬
于市季述等夷三族以德昭檢校太保靜海軍節度使
從實檢校司徒容管節度使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
氏李曰繼昭曰彥弼承誨亦檢校司徒邕管節度使視
宰相秩皆號扶傾濟難忠烈功臣圖形凌煙閣留宿衛
凡十日乃休竭內庫珍寶賜之當時號三使相人臣無
比初延英宰相奏事帝平可否樞密使立侍得與聞及
出或矯上旨謂未然數改易撓權至是詔如大中故事
對延英兩中尉先降樞密使候旨殿西宰相奏事已畢

案前受事師虔請於屏風後錄宰相所奏帝以侵官不許下詔與徐彥回同誅

韓全誨張彥弘者皆不知所來並監鳳翔軍全誨入爲內樞密使劉季述之誅崔胤陸展見武德殿右廡胤曰自中人典兵王室愈亂臣請主神策左軍以展主右則四方藩臣不敢謀昭宗意不決李茂貞語人曰崔胤奪軍權未及手志滅藩鎮矣帝聞召李繼昭等問以胤所請奈何對曰臣世世在軍不聞書生主衛兵且罪人已得持軍還北司便帝謂胤曰議者不同勿庸主軍乃以全誨爲左神策中尉彥弘爲右皆拜驃騎大將軍袁易

簡周敬容爲樞密使胤怒約京兆鄭元規遣人狙殺之
不克全誨等知胤必除已乃已因諷茂貞留選士四千
宿衛以李繼筠繼徽總之胤亦諷朱全忠內兵三千居
南司以婁敬恩領之韓偓聞岐汴交戍數諫止胤胤曰
兵不肯去耳偓曰初何爲召邪胤不對議者知京師不
復安矣全誨彥弘及彥弼合勢恣暴中官倚以自驕帝
不平有斥逐者皆不肯行胤固請盡誅之全誨彥弘見
帝祈哀帝知左右漏言始詔囊封奏事宦人更求麗姝
知書者數十人侍帝爲內訶由是胤計多露始張濬判
度支楊復恭以軍貲乏奏假鹽麴一歲入以濟用度遂

不復還至肩乃白度支財盡無以稟百官請如舊制全
誨適李繼筠訴軍中匱甚請割三司隸神策帝不能卻
詔罷肩領鹽鐵肩銜之全誨等懼帝誅已與繼誨彥弼
繼筠交通謀亂帝問令狐渙渙請召肩及全誨等宴內
殿和解之韓偓謂不如顯斥一二柄臣許餘人自新妄
謀必息不然皆自疑禍且速雖和解之凶焰益肆帝乃
止是時全忠并河中肩爲急詔令入朝又詒書曰上反
正公之力而鳳翔入朝引功自歸今若後至必先見討
全忠得詔還汴悉師討全誨帝以爲忠又欲其與茂貞
同功卽詔并力令肩詒二鎮書示帝意全忠取同州汴

兵凡七萬威震關中全誨等泣奏曰全忠且至欲脅陛下幸關東將謀傳禪臣不忍見高祖天下移它姓願至鳳翔合義兵討元惡帝未許方在乞巧樓全誨急卽火其下帝降樓乃決西幸彥弼等以帝未卽駕愈諄宮中禁索苛亟帝與后相視泣宮人私逃出都民崩沸或奔開化坊依盾第自固閉無留家鳳翔軍與左神策兵陣大衢長樂門外若丘墟然於是日南至百官不朝帝坐思政殿時彥弼先入鳳翔全誨逼帝出惟皇后諸王數百騎爲衛帝繡袍塗金帽以右神策軍從實天復元年十一月壬子全誨等遂火宮城繼誨彥弼欲劫百官從

天子李德昭等按兵衛之乃得免茂貞以帝居盤屋全忠取華州下令自釋曰吾被詔及得宰相書令入朝既至皆僞也逆臣全誨震驚天子脅乘輿出遷暴露草莽吾當入對言狀時公卿皆在長安數日不聞朝廷敕畫盾使王溥見全忠曰上猶在盤屋公宜亟進羣臣盧知猷等奏記全忠請西迎天子答曰進則似脅君退則負國然敢不勉盾率百官迎全忠灞橋入舍長安一昔而西茂貞聞全忠至以帝入鳳翔從臣纔三四人全忠遣楊達裴鑄入鳳翔奉表天子汴部將康懷英襲破李繼昭于武功禽馘六千級全誨懼請救於李克用克用遣

全忠書勸執崔胤洗海內謗全忠不答進屯鳳翔東偏
茂貞登城諭語曰天子厭災于此讒人誤公來公當入
覲全忠曰宦官脅驚乘輿吾以兵問罪迎上東還王非
同謀者尚何所言明日圍鳳翔茂貞不出帝遣中人詔
全忠班師不奉詔使者再往全忠聽命引兵攻邠州李
繼徽嬰城三日乃降質其妻復使繼徽守回壁三原胤
與鄭元規至三原邀說全忠全忠亦自聞茂貞將戰徙
營渭北據高原戰不勝全忠夜入盤屋拔藍田復屯三
原時李克用攻慈隰救鳳翔全忠還河中克用部將李
嗣昭戰數不利全忠取晉汾二州嗣昭遁還河東全忠

曰此茂貞所倚今敗矣何能久乎盾復說全忠曰宦豎謀擁帝入蜀且泣全忠執其手乃定計迎天子會朱友寧敗岐兵于莫父居人皆入保全忠以精甲五萬與茂貞決戰岐兵敗仆尸萬餘茂貞帳下八百人就縛乃嬰城自夏訖冬兵連不能解勝敗畧相償援軍十餘壁數爲全忠擾襲不得進城中日困全忠由是取鳳郿坊成隴等州間劫鈔以佐軍餉故能不乏茂貞疑帝與全忠有密約增甲士守宮殿初帝至鳳翔有鴉數萬棲殿樹謂之神鴉俄而鴉不來人以爲恐全誨等小人旣勢窘更相怨疾不復遠慮時財用窶短帝輟所御膳賜全誨

等三讓帝曰難得時欲同味耳茂貞食鮓美帝曰此後池魚茂貞曰臣養魚以候天子聞者皆駭於是全忠軍攻東城焚橋塵戰部將李繼寵出降茂貞懼密圖誅中官以紓難先遺書曰禍亂之生全誨首之變興倉卒故迎天子至此且公未至懼它盜馮陵公旣志輔社稷請奉乘輿還宮僕願以敝賦從全忠然許然軍稍薄城大譁者三岐軍皆投塹無鬪意帝召茂貞全誨彥弼及宰相蘇檢李繼岌繼忠議和已決中官復沮罷它日帝召茂貞等曰十六宅諸王日奏餒死者十三王公主夫人皆間日食今又將竭奈何皆不敢對有衛士十餘人叩

左銀臺門遮全誨罵曰破一州餓死者十萬徒以軍容
數人耳全誨詣茂貞叩頭訴茂貞謝曰士伍亦何知復
訴于帝帝不許李繼昭見全誨曰昔楊軍容破楊守亮
一族今驃騎復破吾族乎罵之乃出降宦豎數傳援軍
至皆相賀百姓笑曰給我乎是時全忠合四鎮兵十餘
萬營壘相屬晝夜攻外兵訴守者曰劫天子賊守者亦
訴外兵曰奪天子賊諸鎮見崔胤檄皆狐疑不出師唯
青州節度使王師範取兗州襲華州李克用攻晉州以
爲援全忠懼圍益急全誨等素譎險常爲全忠胤所憚
乃請先殺之以迎天子帝旣惡宦人脅遷而茂貞又其

黨全忠雖外示順終悖逆皆不可倚欲狩襄漢依趙匡
凝然不得去乃定計歸全忠以紆近禍三年正月茂貞
請遣使諭全忠軍詔崔構挾中人郭遵誨往旣行又命
宮人寵顏馳見全忠諭密旨乃以蔣玄暉入衛二日茂
貞獨見至日盱全誨彥弘恨甚逮食不能捉匕自見勢
去計無所用垂頭喪氣帝召韓偓見東橫門執手涕泗
帝曰今先去四大惡餘以次誅矣於是內養八輩候廷
中授命每二輩以衛士十人取一首俄而全誨彥弘易
簡敬容皆死卽詔第五可範爲左軍都尉王知古楊虔
朗爲樞密使知古領上院虔朗領下院繼筠繼誨彥弼

皆伏誅茂貞取其輜重是夜誅內諸司使韋處廷等二
十二人悉以首內布囊詔蔣玄暉學士薛貽矩送全忠
曰是皆不肯使乘輿東者既斬之矣全忠大喜徧告軍
中以姚洎爲岐汴通和使全忠詒茂貞書曰宦者乘輿
詈不已曰稟王旨是乎茂貞懼復誅小使李繼彝等十
人於是開壘門全忠猶攻北壘帝遣寵顏賜御巾箱寶
器使罷兵又捕殺中官七十人全忠亦使京兆誅黨與
百餘人天子入全忠軍全忠泥首素服待罪客省傳呼
徹三仗有詔釋全忠罪使朝服見全忠伏地泣曰老臣
位將相勤王無狀使陛下及此臣之罪也帝亦嗚咽命

韓偓起之解玉帶以賜召之食帝顧衛兵或有憤發者
因履係解目全忠爲吾繫之全忠跪結履汗浹于背而
左右莫敢動是夜帝三召皆辭朱友倫以兵衛帝李克
用引軍去帝還京師詹全忠議盡誅第五可範等八百
餘人於內侍省哀號之聲聞于路留單弱數十人備宮
中灑掃屑以鎮人性謹厚卽詔王鎔擇五十人爲勅使
內諸司宦官主領者皆罷於是追諸道監軍所在賜死
其財產籍入之詔以中官脅遷狀及全忠迎乘輿本末
告方鎮罷監軍院咸視國初故事以三十人爲員衣黃
衣不得養子內諸司皆歸省若寺兩軍內外八鎮兵悉

屬六軍全忠還汴州帝以第五可範等無辜頗悼之爲
文以祭自是宣傳詔命皆以宮人始劉季述專廢立中
人皆與聞帝反正誅季述及薛齊偓數族而已餘貸不
問又悔之後稍稍誅夷羣宦寔不安時帝懲幽辱能勵
心庶政數召見羣臣問治道有志中興而全誨角爭權
外召彊臣劫本朝以相吞齧卒用關東軍窮討暴誅君
側雖清而全忠勢遂張帝卒弑死唐室以亡其禍本於
全誨彥弘云

贊曰袁紹誅常侍以逞而曹操移漢崔丞相血軍容甘
心焉而朱溫篡唐大抵假威柄于外以內攘姦人則大

臣專王室卑矣漢唐相去五百歲產亂取亡猶蹈一轍
非天所廢而人謀洄刺乃然邪

唐書卷二百八考證

田令孜傳陳敬瑄方節度西川令孜兄也○舊書作令
孜弟

唐書卷二百八考證

唐書卷二百九

宋端明殿學士宋祁撰

列傳第一百三十四

酷吏

太宗定天下留心聽斷著令州縣論死三覆奏京師五覆奏獄已決尚芋然爲徹膳止樂至晚節天下刑幾措是時州縣有良吏無酷吏武后乘高中懦庸盜攘天權畏下異已欲脅制羣臣槌剪宗支故縱使上飛變構大獄時四方上變事者皆給公乘所在護送至京師稟於客館高者蒙封爵下者被賚賜以勸天下於是索元禮

來俊臣之徒揣后密旨紛紛並興澤吻磨牙噬紳纓若
狗豚然至叛背臭達道路冤血流離刀鋸忠鯁責彊之
臣朝不保昏而后因以自肆不出幃闥而天命已遷猶
慮臣下弗懲而六道使始出矣至載初右臺御史周矩
諫后曰凶人告訐遂以爲常推劾之吏以驗責痛詆爲
功鑿空投隙相矜以殘泥耳籠首枷楔兼暴拉脅籤爪
縣髮熏目號曰獄持晝禁食夜禁寐敲撲撼搖使不得
瞑號曰宿囚人苟賒死何求不得陛下不諒試取告牒
判無驗者使推其情有司必上下其手希合盛旨今舉
朝脅息謂陛下朝與爲密夕與爲讐一罹攝逮便與妻

子決且周用仁昌秦用刑亡惟陛下察之后寤獄乃稍
息而酷吏寢寢以罪去天寶後至肅代間政類事叢姦
臣作威渠儉宿狡頗用慘刻奮然不得如武后時敢搏
擊殺戮矣嗚呼非吏敢酷時誘之爲酷觀俊臣輩怵利
放命內懷滔天又張湯郅都之土苴云

索元禮胡人也天性殘忍初徐敬業兵興武后患之見
大臣常切齒欲因大獄去異已者元禮揣旨卽上書言
急變召對擢游擊將軍爲推使卽洛州牧院爲制獄作
鐵籠繫囚首加以楔至腦裂死又橫木關手足轉之號
曬翅或紡囚梁上縋石於頭訊一囚窮根抵相牽聯至

數百未能訖衣冠氣襁后數引見賞賜以張其威故論
殺最多是時來俊臣周興踵而奮天下謂之來索薛懷
義始貴而元禮養爲假子故爲后所信後以苛猛復受
賅后厭衆望收下吏不服吏曰取公鐵籠來元禮服罪
死獄中

來俊臣京兆萬年人父操博徒也與里人蔡本善本負
博數十萬不能償操因納其妻先已娠而生俊臣冒其
姓天資殘忍喜反覆不事產客和州爲姦盜捕送獄獄
中上變刺史東平王續按訊無狀杖之百天授中續以
罪誅俊臣上書得召見自陳前上琅邪王沖反狀爲續

所抑武后以爲諒擢索侍御史按詔獄數稱旨后陰縱其慘脅制羣臣前後夷千餘族生平有讎介皆入于死拜左臺御史中丞中外參息至以目語俊臣乃引侯思止王弘義郭弘霸李仁敬康暉衛遂忠等陰嘯不逞百輩使飛語誣巖公卿上急變每擿一事千里同時輒發契驗不差時號爲羅織牒左署曰請付來俊臣或侯思止推具必得后信之詔於麗景門別置獄敕俊臣等顯按事百不一貸弘義戲謂麗景門爲例竟謂入者例皆盡也俊臣與其屬朱南山萬國俊作羅織經一篇具爲支脉綱由咸有首末按以從事俊臣鞠囚不問輕重皆

注醢于鼻掘地爲牢或寢以匭溺或絕其糧囚至齧衣
絮以食大抵非死終不得出每赦令下必先殺重囚乃
宣詔又作大枷各爲號一定百脉二喘不得三突地吼
四著卽承五失魂膽六實同反七反是實八死猪愁九
求卽死十求破家後以鐵爲冒頭被枷者宛轉地上少
選而絕凡囚至先布械于前示囚莫不震懼皆自誣服
如意初誣告大臣狄仁傑任令暉李游道袁智宏崔神
基盧獻等下獄俊臣顓以夷誅大臣爲功乃奏囚降制
一問而服者同首法得減死仁傑等已論死待日而決
稍挺之仁傑乃遣子持帛書稱枉后見愕然責謂俊臣

對曰是囚不褫巾服何肯服罪后遣通事舍人周縑往
視遽假仁傑襍帶立西廂縑懼俊臣東視唯唯去莫敢
聞先是宰相樂思晦爲俊臣夷其家有子九歲隸司農
上變得召見言俊臣凶慘罔上不道若陛下假條反狀
付之無大小皆如詔臣父死族夷不求生但惜陛下法
爲俊臣所弄耳后意解由是仁傑六族皆免又按大將
軍張虔勗內侍范雲仙虔勗不堪枉訟於大理徐有功
俊臣使衛士亂斫之雲仙自陳事先帝命截其舌皆卽
死人人脅息久之俊臣納賈人金爲御史紀履忠所劾
下獄當死后忠其上變得不誅免爲民長壽中還授殿

中丞坐贓貶同州參軍事暴縱自如奪同僚妻又辱其
母俄召爲合宮尉擢洛陽令進司僕少卿賜司農奴婢
十人以官戶無面首聞吐蕃酋阿史那斛瑟羅有婢善
歌舞令其黨告以謀反而求其婢諸蕃長數十人割耳
務面訟寃僅得解綦連耀等有異謀吉頊以白俊臣殺
數十族旣欲擅發姦功卽中頊以法頊大懼求見后自
直乃免俊臣誣司刑史樊噉以謀反誅其子訴闕下有
司無敢治因自刳腹秋官侍郎劉如璿爲流涕俊臣奏
與同惡如璿自訴年老而涕吏論以絞后爲宥死流漢
州萬歲通天中上已與其黨集龍門題搢紳名於石抵

而仆者先告抵李昭德不能中或以告昭德昭德謀繩其惡未發衛遂忠雖無行頗有辭辯素與俊臣善始王慶誅女適段簡而美俊臣矯詔彊娶之它日會妻族酒酣遂忠詣之闔者不肯通遂忠直入嫚罵俊臣恥妻見辱已命毆而縛于庭旣乃釋之自此有隙妻亦慙自殺簡有妾美俊臣遣人示風旨簡懼以妾歸之俊臣知羣臣不敢斥已乃有異圖常自比石勒欲告皇嗣及廬陵王與南北衙謀反因得騁志遂忠發其謀初俊臣屢摎撫諸武太平公主張昌宗等過咎后不發至是諸武怨共證其罪有詔斬於西市年四十七人皆相慶曰今得

背著牀瞑矣爭抉目擗肝醢其肉須臾盡以馬踐其骨
無子餘家屬籍沒方俊臣用事託天官得選者二百餘
員及敗有司自首后責之對曰臣亂陛下法身受戮忤
俊臣覆臣家后赦其罪時有來子珣周興者皆萬年人
永昌初子珣上書擢左臺監察御史無學術語言蚩惡
后倚以按獄多徇后旨故賜姓武字家臣旣誣雅州刺
史劉行實弟兄謀反已誅掘夷先墓得遷游擊將軍常
衣錦半臂自異俄流死愛州興少習法律自尚書史積
遷秋官侍郎屢決制獄文深峭妄殺數千人武后奪政
拜尚書左丞上疏請去唐宗正屬籍是時左史江融有

美名興指融與徐敬業同謀斬于市臨刑請得召見興不許融叱曰吾死無狀不赦汝遂斬之尸奮而行刑者蹴之三仆三作天授中人告子珣興與丘神勣謀反詔來俊臣鞠狀初興未知被告方對俊臣食俊臣曰囚多不服奈何興曰易耳內之大甕熾炭周之何事不承俊臣曰善命取甕且熾火徐謂興曰有詔按君請嘗之興駭汗叩頭服罪詔誅神勣而宥興嶺表在道爲讐人所殺神勣者行恭子爲左金吾衛將軍高宗崩后使害章懷太子於巴州歸罪神勣下遷疊州刺史俄復故官佐俊臣等爲慘獄遂見倚愛博州刺史琅邪王沖起兵拜

神勛清平道大總管討之州人殺王素服出迎神勛盡殺之凡千餘族卽拜大將軍

侯思止雍州醴泉人貧嬾不治業爲渤海高元禮奴詭狠無良恒州刺史裴貞咎吏吏積怨敎思止告舒王元名與貞謀反付周興鞠訊皆夷宗拜思止游擊將軍元禮懼引與同坐密敎曰上不次用人如問君不識字宜對獬豸不學而能觸邪陛下用人安事識字無何后果問思止以對后大悅天授中遷左臺侍御史元禮又敎上以君無宅必賜所沒逆人第宜辭曰臣疾逆臣不願居其地旣而果假之以其敎對后益喜恩賞良渥思止

本人奴言語俚下嘗按魏元忠讓曰丞承白司馬不爾受孟青洛陽有白司馬坂將軍有孟青棒卽殺琅邪王冲者元忠不承思止曳之元忠徐起曰我如乘驢而墜足絰鐙爲所曳者思止怒復曳之曰拒制使邪欲抵殊死元忠罵曰侯思止欲得我頭當鋸截之無抑我承反汝位御史當曉禮義而曰白司馬孟青是何物語非我孰教爾邪思止驚汗起謝曰幸蒙公教乃引登牀元忠徐就坐色不變獄稍挺思止音吐鄙而訛人效以爲笑侍御史霍獻可數嘲靳之思止怒以聞后責獻可我已用之何所訛獻可具奏鄙語后亦大笑來俊臣棄故妻

逼娶太原王慶誥女思止亦請娶趙郡李自挹女事下
宰相李昭德執不可曰俊臣往劫慶誥女已辱國此奴
復爾邪撈殺之

王弘義冀州衡水人以飛變擢游擊將軍再遷左臺侍
御史與來俊臣競慘刻暑月繫囚別爲狹室積蒿施甕
屬其上俄而死已自誣乃舍它獄每移檄州縣所至震
懼弘義輒詫曰我文檄如狼毒野葛矣始賤時求傍舍
瓜不與乃騰文言園有白兔縣爲集衆捕逐畦蕪無遺
內史李昭德曰昔聞蒼鷹獄吏今見白兔御史延載初
俊臣貶弘義亦流瓊州自矯詔追還事覺會侍御史胡

元禮使嶺南次襄州按之弘義歸窮曰與公氣類持我
何急元禮怒曰吾尉洛陽而子御史我今御史子乃囚
何氣類爲杖殺之

郭弘霸舒州同安人仕爲寧陵丞天授中由革命舉得
召見自陳往討徐敬業臣誓抽其筋食其肉飲其血絕
其髓武后大悅授左臺監察御史時號四其御史再遷
右臺侍御史大夫魏元忠病僚屬省候弘霸獨後入憂
見顏間請視便液卽染指嘗驗疾輕重賀曰甘者病不
瘳今味苦當愈喜甚元忠惡其媚暴語于朝嘗按芳州
刺史李思徵不勝楚毒死後屢見思徵爲厲命家人禳

解俄見思徵從數十騎至曰汝枉陷我今取汝弘霸懼
援刀自刳腹死頃而蛆腐是時大旱弘霸死而雨又洛
陽橋久壞至是成都人喜后問羣臣外有佳事邪司勳
郎中張元一曰比有三慶早而雨洛陽橋成弘霸死

姚紹之湖州武康人初以鸞臺典儀紮遷監察御史中
宗時武三思丞僭不軌王同皎張仲之祖延慶等謀殺
之事覺捕送新開獄詔紹之與左臺大夫李承嘉按治
初欲原盡其情會敕宰相李嶠等同訊執政畏禍麤滅
無所問囚呼曰宰相有附三思者嶠等數附承嘉耳咕
嚅紹之翻然不復顧卽引力士十餘曳囚至築其口反

接送獄中謂仲之曰事不諧矣仲之因言三思反狀紹之怒擊折其臂囚呼天曰吾雖死當訴爾於天因裂衫束之卒誣以謀反皆論族囚等已誅紹之意岸軒傲朝野注目擢左臺侍御史奉使江左過汴州廷辱錄事參軍魏傳弓久之傳弓爲監察御史而紹之坐贓詔傳弓卽按紹之謂揚州長史盧萬石曰我頃辱傳弓今來按我死矣獄具得贓五百萬法當死韋后女弟救請故減死貶瓊山尉俄逃還京萬年尉捕擊折其足更授南陵令員外置開元中爲括州長史同正不得與州事死周利貞者亡其系武后時調錢塘尉時禁捕魚州刺史

飯蔬利貞忽饋佳魚刺史不受利貞曰此闌魚公何疑問其故答曰適見漁者禽不獲而有魚焉闌得之刺史大笑神龍初擢累侍御史諧附權彊五王等疾之出爲嘉州司馬武三思亂禁中五王謀誅之私語崔湜湜反以其計告三思五王貶湜勸速殺之以絕人望問誰可使以利貞對利貞湜內兄也表攝右臺侍御史馳嶺外矯殺敬暉桓彥範袁恕已還拜左臺御史中丞數爲仇人狙報幾不免先天初爲廣州都督湜陷劉幽求謫嶺表諷利貞殺之賴桂州都督王駿護而免利貞顯事剝割夷獠苦其殘虐皆起爲寇詔監察御史李全交按問

得贓狀貶涪州刺史開元初詔利貞及滑州刺史裴談
饒州刺史裴栖貞大理評事張思敬王承本華原令康
暉侍御史封詢行判官張勝之劉暉楊允衛遂忠公孫
琰廉州司馬鍾思廉皆酷吏宜終身勿齒尋復授珍州
司馬明年授夷州刺史黃門侍郎張廷珪執奏曰陛下
英斷聖明四海心服所謂英斷殄凶逆正朝廷是也所
謂聖明辨忠邪信賞罰是也利貞宗武舊黨鉅僇桓敬
自陛下登宸極布新政奪其班級遷之遐荒以允天下
之望義士猶以罰輕爲望今錫以朱紱委以藩維是絀
姦不必行也疏入遂寢未幾復授黔州都督加朝散大

夫廷珪又表還制書曰利貞險薄小人附會三思傾危
朝廷殺害功臣人神憤惋痛毒至今東都搜掩其家得
金銀錦繡冒違制令當加重貶且久據朝廷捷給便佞
見忠於君者猶仇讐然使之入朝則亂國撫俗則傷人
今擢典要藩繇六品遷三品何往日罰之而今日賞之
玄宗乃止會廷珪罷起爲辰州長史朝集京師與魏州
長史敬讓皆奏事讓暉之子也以父寃越次而奏曰周
利貞希姦臣意枉殺先臣暉惟陛下正罰以謝天下左
臺侍御史翟璋劾讓不待監引請行法玄宗曰訴父之
枉不可不矜也朝廷之儀不可不肅也奪讓俸三月復

貶利貞邕州長史未幾賜死梧州開元中又有洛陽尉王鈞河南丞嚴安之捶人畏不死視腫潰復笞之至血流乃喜

王旭者貞觀時侍中珪孫也神龍初爲兖州兵曹參軍時張易之誅而兄昌儀先貶乾封尉旭輒斬其首送東都遷并州錄事參軍長史周仁軌者韋后黨也立宗平內難有詔誅之旭不待覆斬首齎還京師遷累左臺侍御史崔湜敗其婦翁盧崇道自嶺外逃歸東都爲讐家上變詔旭訊覆旭廣捕親黨窮極慘楚當以重辟崇道及三子皆死門生故人並海內名士皆絳染流徙天下

咨其寃旭與大夫李傑不平更相罄訐傑坐斥衢州刺史故旭益橫殘毒以逞官數遷常兼御史其爲人苛急少縱貸人莫敢與忤每治獄囚皆逆服製獄械率有名曰驢駒拔獹犢子縣等以怖下又縋髮以石脅承之時監察御史李嵩李全交皆嚴酷取名與旭埒京師號三豹嵩爲赤全交爲白旭爲黑里閭至相詛曰若違教值三豹宋王憲官屬紀希虬兄爲劔南令坐贓旭奉使臨訊見其妻美逼亂之因殺其夫而納贓數百萬希虬使奴爲臺傭事旭旭不知頗愛任之奴盡疏旭請求積數千以示希虬希虬泣訴于王王爲上聞詔劾治獲姦贓

不貲貶龍州尉恚而死

吉溫故宰相項從子也性陰詭果于事諂附貴宦若子
姓奉父兄天寶初爲新豐丞時太子文學薛嶷得幸引
溫入見玄宗目之曰是丞不良我不用罷之蕭炅爲河
南尹御史遣溫到府有所訊詰乃并治炅不爲未搬右
相李林甫善炅故得免炅入守京兆尹而溫方調萬年
尉不辭人爲寒恐於是高力士間出就第炅多私謁溫
乃先往與力士語執手歡甚將出炅通謁溫陽惶恐趨
避力士止之語炅曰吾故人也炅揖乃去它日到炅府
辭曰國家法不敢隳今而後洗心事公云何炅待盡歡

林甫與李適之張洎有隙適之領兵部而洎兄均爲侍郎林甫密遣吏撻其銓史僞選六十餘人帝命京兆與御史雜治案日情不得炁使溫佐訊溫分囚廷左右中取二重囚訊後舍楚械撈掠皆呻呼不勝曰公幸留死請如牒乃挺出諸史迎懾其酷及引前不訊皆服日中獄具林甫以爲能溫嘗曰若遇知已南山白額虎不足縛林甫久當國權焄天下陰構大獄除不附已者先引溫居門下與錢塘羅希奭爲奔走椎鍛詔獄希奭文深虐其舅鴻臚少卿張博濟林甫壻也以姻家故自御史臺主簿再遷殿中侍御史初溫因中官納其出武敬一

女爲盛王妃擢京兆士曹參軍林甫欲搖東宮左驍衛
參軍柳勣影會發杜良娣家陰事溫按狀勣以誣誅因
引勣所善王曾王脩已盧寧徐徵悉逮縛論死尸積大
理垣下家屬離竄初中書舍人梁涉道遇溫低帽障面
溫怒乃諷勣引涉及嗣虢王巨皆斥逐林甫惡楊慎矜
王鉷飛書言圖讖事委溫以獄初慎矜客史敬忠與溫
父善見溫襁褓時溫馳至東都逮捕楊氏親屬賓客取
敬忠於汝州鐵鑱頸布蒙面未嘗正視陰遣吏脅曰慎
矜獄具須君一辨君卽服罪可貸卽不服死不解敬忠
卽索筆自款溫陽不見再三請乃與之對如溫所教溫

謝曰大人母懼乃下拜慎矜以左證具欲自誣而識不
得御史盧鉉索其家挾讖以入於是慎矜兄弟皆賜死
株連數十族是時溫與希奭相勗以虐號羅鉗吉綱公
卿見者莫敢耦語溫推事未窮而先計贓成奏乃引囚
問震以烈威隨問輒承無敢選鞭楚未收于壁而獄具
矣林甫才其爲擢戶部郎中兼侍御史楊國忠安祿山
方尊寵高力士居中用事溫皆媚附之兄事祿山嘗密
諗曰李右相雖厚待公然不肯引共政我見遇久亦不
顯以官公若薦我爲宰相我處公要任則右相可擠矣
祿山大悅亟稱溫才天子亦忘前語於是祿山領河東

節度表溫自副并知節度營田管內採訪總留事拜鳳
門太守知安邊鑄錢事以母喪解祿山表爲魏郡太守
楊國忠當國引拜御史中丞兼京畿關內採訪處置使
祿山敕吏設白紬帳于傳以候命慶緒親御而餞之溫
銜其德故朝廷動靜輒報不淹宿而知天寶十三年祿
山入朝領閑廐使薦溫武部侍郎以爲副國忠與祿山
爭寵而溫昵祿山甚國忠不善也會河東太守韋陟怨
失職因溫以交祿山徧饋權近國忠遣人發其狀斥溫
澧陽長史其屬員錫及陟皆坐貶明年溫仍坐受賂奪
民馬貶端溪尉始林甫死希夷出爲始安太守張博濟

韋陟韋誠奢李從一員錫皆逗遛始安溫旣謫又依希
夷以居國忠奏遣蔣沈臨按希夷擅稽罪人貶海康員
外尉俄遣使者殺溫等五人溫之斥帝在華清宮詔從
臣曰溫本酷吏子朕過用之故屢構大獄專威福今旣
斥公屬安矣溫死五月而祿山反卽僞位求溫子方七
歲授河南參軍以報之

崔器深州安平人曾祖恭禮尚館陶公主爲駙馬都尉
貌豐偉飲酒至斗不亂器有吏幹然性陰刻樂禍天寶
中舉明經爲萬年尉踰月擢監察御史中丞宋渾爲東
畿採訪使引爲判官渾坐贓敗器亦廢後爲奉先令安

祿山陷京師器受賊署守奉先頃之同羅背賊賊將安
守忠張通儒亡去渭上義兵且數萬器大懼悉毀賊所
署符敕募衆以應之渭上軍敗遂走靈武素善呂諲得
爲御史中丞戶部侍郎肅宗至鳳翔兼禮儀使二京平
爲三司使器草定儀典令王官陷賊者悉入含元廷中
露首跣足撫膺頓首請罪令刀仗環之以示扈從羣臣
器旣殘忍希帝旨欲深文繩下乃建議陳希烈達奚珣
等數百人皆抵死李峴執奏乃以六等定罪多所原貸
後蕭華自賊中來因言王官重爲安慶緒驅脅至相州
聞廣平王宣詔釋希烈等皆相顧愧悔及聞崔器議刑

衆心復搖帝曰朕幾爲器所誤後爲吏部侍郎御史大夫上元元年病亟叩頭若謝舉狀家人問之曰達奚尹訴於我三日卒

毛若虛絳州太平人眉長覆目性殘鷲天寶末爲武功丞年六十餘肅宗還京師擢監察御史以國用大竭數請陪天下財巧傳於法日月有獻漸見識用大抵覆囚先收家貲以定贓有不滿意攤索保伍姻近人懼其威無敢不如約乾元中鳳翔七坊士數剽州縣間殺人尉謝夷甫不勝怒榜殺之士妻訴李輔國輔國請御史孫登窮治獄久不具詔中丞崔伯陽與三司參訊未決乃

使若虛按之卽歸罪夷甫伯陽爭甚力若虛慢拒伯陽怒若虛卽馳入白于帝詔姑出若虛泥訴曰臣出卽死因蔽若虛殿中而召伯陽伯陽至具劾若虛罔上帝主先語叱伯陽出并官屬悉貶嶺外李峴頗左右鑿等罷宰相於是若虛權焰震朝廷羣臣不舒息尋擢御史中丞上元元年以罪貶賓化尉死

敬羽河中寶鼎人貌寢甚性便辟善候人意補匡城尉朔方安思順表爲節度府屬肅宗初擢監察御史以言利幸京師平任遇寢顯凶態不能忍乃作巨枷號勦尾榆囚人多死又仆囚于地以門牡轆腹掘地實棘席蒙

上瀕坎鞫囚不服則擠之坎人多濫死遷案御史中丞宗正卿鄭國公李遵坐賄下詔獄羽參按遵肥而羽瘠則引遵危坐小牀痺且仆遵欲伸足羽曰公乃囚我延公坐何可慢遵仆三四徐受所言得贓至數百萬嗣岐王珍謀反詔羽窮劾乃悉召支黨環以拷具囚惶怖一昔獄成珍賜死左衛將軍竇如玠等九人皆斬太子洗馬趙非熊等六七人斃杖下聞者毛豎先是胡人康謙以賈富楊國忠輔政納其金授安南都護領山南東路驛事吏疾之誣其通史朝義羽鞫之謙須長三尺明日脫盡膝腓皆碎人視之以爲鬼乃殺之羽與毛若虛裴

昇畢曜同時爲御史皆暴忍時稱毛敬裴畢未幾昇曜
流黔中寶應初羽斥道州刺史詔殺之羽聞使者至縗
服而逃吏械之臨死袖中出牒數番乃吏相告訐咤曰
不及推死矣治州者無宜寢

唐書卷二百九

唐書卷二百九考證

王旭傳貞觀時侍中珪孫也○舊書作曾祖珪

唐書卷二百九考證

唐書卷二百十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一百三十五

藩鎮魏博

安史亂天下至肅宗大難畧平君臣皆幸安故瓜分河北地付授叛將護養孽萌以成禍根亂人乘之遂擅署吏以賦稅自私不朝獻于廷效戰國肱髀相依以土地傳子孫脅百姓加鋸其頸利怵逆汗遂使其人自視由羌狄然一寇死一賊生訖唐亡百餘年卒不爲王土當其盛時蔡附齊連內裂河南地爲合從以抗天子杜牧

至以山東王不得不王霸不得不霸賊得之故天下不
安又曰厥今天下何如哉干戈朽鈇鉞鈍舍忍混貸照
育逆孽殆爲故常而執事大人曾不歷算周思以爲宿
謀方且嵬岸抑揚自以爲廣大繁昌莫已若也嗚呼其
不知乎其俟蹇頓顛傾而後爲之支計乎且天下幾里
列郡幾所自河以北蟠城數百角奔爲寇伺吾人顛頓
天時不利則將與其朋伍駭亂吾民於掌股之上今者
及吾之壯不圖擒取乃偷處恬逸以爲後世子孫背脅
疽根此復何也議者曰偏彊之徒吾以良將勁兵爲衝
策高位美爵充飽其腸安而不撓外而不拘猶豢虎狼

而不拂其心則忿氣不萌此大曆貞元所以守邦也何
必疾戰焚煎吾民然後爲快也愚曰大曆貞元之間有
城數十千百卒夫則朝廷貸以法故於是闕視大言自
樹一家破制削法角爲尊奢天子不問有司不呵王侯
通爵越祿受之覲聘不來几杖扶之逆息虜肩皇子嬪
之地益廣兵益彊僭擬益甚侈心益昌土田名器分割
大盡而賊夫貪心未及畔岸淫名越號走兵四畧以飽
其志趙魏燕齊同日而起梁蔡吳蜀躡而和之其餘混
頊軒鄙欲相效者往往而是運遭孝武前英後傑夕思
朝議故能大者誅鉏小者惠來大抵生人油然多欲欲

而不得則怒怒則爭亂隨之是以教笞於家刑罰於國
征伐於天下裁其欲而塞其爭也大曆貞元之間反此
提區區之有而塞無涯之爭是以首尾指支幾不能相
運掉也凡今者不知非此而反用以爲經將見爲盜者
非止於河北而已嗚呼大曆貞元守邦之術永戒之哉
魏博傳五世至田弘正入朝十年復亂更四姓傳十世
有州七成德更二姓傳五世至王承元入朝明年王庭
湊反傳六世有州四盧龍更三姓傳五世至劉總入朝
六月朱克融反傳十二世有州九淄青傳五世而滅有
州十二滄景傳三世至程權入朝十六年而李全畧有

之至其子同捷而滅有州四宣武傳四世而滅有州四
彰義傳三世而滅有州三澤潞傳三世而滅有州五雖
然迹其由來事有因藉地之輕重視人謀臧否歟今取
擅興若世嗣者爲藩鎮傳若田弘正張孝忠等暴忠納
誠以屏王室自如別傳云

田承嗣字承嗣平州盧龍人世事盧龍軍以豪俠聞隸
安祿山麾下破奚契丹累功至武衛將軍祿山反與張
忠志爲賊前驅陷河洛嘗大雪祿山按行諸屯至其營
若無人已而擐甲列卒閱所籍不缺一人祿山異其能
使守潁川郭子儀平東都承嗣以郡降俄而復叛安慶

緒奔鄴承嗣自潁川來與蔡希德武令珣合兵六萬慶緒復振抗王師歲餘史思明亂承嗣又爲賊導及朝義敗與共保莫州僕固瑒追北承嗣急乃詐朝義使自求救幽州承嗣守莫因執賊妻息降于瑒厚以金帛反間瑒將士瑒慮下生變卽約降承嗣詐疾不出瑒欲馳入取之承嗣列干刀爲備瑒不得志承嗣重賂之以免乃與張忠志李懷仙薛嵩皆詣僕固懷恩謝願備行間朝廷以二賊繼亂州縣殘析數大赦凡爲賊誑誤一切不問當是時懷恩功高亦恐賊平則任不重因建白承嗣等分帥河北賜鐵券誓不死拜承嗣莫州刺史三遷至

貝博滄瀛等州節度使檢校太尉承嗣沈猜陰賊不習禮義旣得志卽計戶口重賦斂厲兵繕甲使老弱耕壯者在軍不數年有衆十萬又擇趨秀彊力者萬人號牙兵自署置官吏圖反稅入皆私有之又求兼宰相代宗以寇亂甫平多所舍宥因就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鴈門郡王寵其軍曰天雄以魏州爲大都督府卽授長史詔子華尚永樂公主冀結其心而性著凶詭愈不遜大曆八年相衛薛嵩死弟萼求假節牙將裴志清逐萼萼以衆歸承嗣而帝自用李承昭爲相州刺史未至承嗣使人誅吏士反陽言救實襲取之帝遣使者諭罷兵

承嗣不奉詔遣將盧子期取洺州楊光朝取衛州脅刺
史薛雄亂不從屠其家悉四州兵財以歸擅置守宰逼
使者行磁相遣劉渾從之陰使從子悅諷諸將詣使者
務面請承嗣爲帥使人不敢詰於是厚賞請已者帝乃
下詔貶承嗣永州刺史許一子從悅及諸子皆逐惡地
詔河東節度使薛兼訓成德李寶臣幽州朱滔昭義李
承昭淄青李正己淮西李忠臣永平李勉汴宋田神玉
等兵六萬犄角進若承嗣不承命聽在所討執以軍法
從事其下霍榮國以磁降李正己攻拔德州李忠臣攻
衛築偃月壁河上承嗣列將往往攜阻殺數十人乃定

帝又遣御史大夫季涵督諸節度并力承嗣遣裴志清等攻冀州志清以兵附成德承嗣悉衆圍之爲寶臣所逐火輜重歸于貝計益窮不知所出遣其下郝光朝奉表請委身北闕下又使悅與盧子期將萬人攻磁州屯東山宣慰使韓朝彩等固守兼訓以萬騎屯西山成德幽州各遣兵救磁時承昭以神策射生繼進入河東壘諸軍進討數有功頗顧賞天子使中人多出御服良馬黃白金萬計勞賚使人供帳高會諸軍少懈而正己寶臣二軍會棗彊更相見會正己軍輒引去忠臣乃棄月壘濟河屯陽武承昭使成德幽州兵循東山襲子期軍

自閉壁以驕賊子期分步騎萬人環承昭壁以兵四千乘高望麾而進河東將劉文英辛忠臣等決戰而成德幽州兵繞出子期後於是圍解更陣高原諸將與承昭夾攻大戰臨水賊敗屍旁午數里斬九千級馬千匹執子期及將士二千三百旗纛器甲鼓角二十萬諸軍乘勝進距礮十里暮而舍承昭舉燧朝彩出銳兵鼓譟薄魏營斬首五百悅驚率餘兵夜走盡棄旗幕鎧仗五千乘成德將王武俊以子期歸寶臣寶臣方攻洛州因以示城下降之復徇瀛州瀛州亦降得兵萬人粟二十萬石獻子期京師斬之天子遣中人勞寶臣不爲禮寶臣

乃貳反攻朱滔與承嗣和承嗣與之滄州正己又請天子許承嗣入朝十一年帝遣諫議大夫杜亞持節至魏受其降許闔門還京師赦魏博所管與更始承嗣逗遛不至其秋復畧滑州敗李勉兵會李靈耀以汴州叛詔忠臣勉河陽馬燧合討靈耀求救於魏承嗣使悅將兵三萬赴之敗勉將杜如江正己將尹伯良死者殆半乘勝屯汴北郭與靈耀合燧忠臣逆擊破之悅脫身遁斬獲數萬靈耀東走欲歸承嗣爲如江所禽并魏將常準獻京師明年承嗣上書請罪有詔復官爵子弟皆仍故官復賜鐵券承嗣盜有貝博魏衛相磁洛七州而未嘗

北面天子凡再興師會國威中奪窮而復縱故承嗣得肆姦無怖忌十四年死年七十五贈太保

悅蚤孤母更嫁平盧戍卒悅隨母轉側淄青間承嗣得魏訪獲之年十三拜伏有禮承嗣異之委以號令裁處皆與承嗣意合及長剽悍善鬪冠軍中賊忍狙詐外飭行義輕財重施以鉤美譽人皆附之承嗣愛其才將死顧諸子弱乃命悅知節度事令諸子佐之帝因詔悅自中軍兵馬使府左司馬擢留後俄檢校工部尚書爲節度使悅始招致賢才開館宇禮天下士外示恭順陰濟其姦帝晚年尤寬弛悅所奏請無不從德宗立不假借

方鎮諸將稍惕息會黜陟使洪經綸至河北聞悅養士七萬輒下符罷其四萬歸田畝悅卽奉命因大集將士以好言激之曰而等籍軍中久仰縑廩養父母妻子會罷去何恃而生衆大哭悅乃悉出家貲給之各令還部自此魏人德悅及劉晏死藩帥益懼又傳言帝且東封泰山李勉遂城汴州而李正己懼率兵萬人屯曹州乃遣人說悅同叛悅因與梁崇義等阻兵連和以王侑扈寧許士則爲腹心邢曹俊孟希祐李長春符璘康愔爲爪牙建中二年鎮州李惟岳淄青李納求襲節度不許悅爲請不答遂合謀同叛會于邵令狐峘等表汰浮圖

悅乃詐其軍曰有詔閱軍之老疾疲弱者繇是舉軍咨怨悅與納會濮陽納分兵佐悅會幽州朱滔等奉詔討惟岳悅乃遣孟希祐以兵五千助惟岳別遣康愔以兵八千攻邢州楊朝光以兵五千壁盧疇絕昭義餉道悅自將兵數萬繼進又使朝光攻臨洛將張仝仝固守食且盡賞賜不足乃飾愛女示衆曰庫廩竭矣願以此女代賞士感泣請死戰大破悅軍有詔河東馬燧河陽李芄與昭義軍救仝三節度次狗明二山間未進仝急以紙爲風鳶高百餘丈過悅營上悅使善射者射之不能及燧營謀迎之得書言三日不解臨洛士且爲悅食燧

乃自壺關鼓而東破盧曠戰雙岡禽賊大將盧子昌而
殺朝光悅遁保洹水於是曹俊爲貝州刺史乃承嗣時
舊將果而謀悅未得志召問計安出對曰兵法十則攻
今公以逆干順勢不敵也宜留兵萬人屯嚙口以遏西
師則舉河北二十四州惟公所命今攻臨洛糧竭卒老
不見其可悅所昵扈寧孟希祐等皆訾短之故悅不聽
其言燧等距悅軍三十里築壘相望悅與納合兵三萬
陣洹水燧引神策將李晟夾攻悅悅大敗死傷二萬計
引壯騎數十夜奔魏其將李長春拒關不內以須官軍
而三帥頓不進明日悅得入殺長春持佩刀立軍門流

涕曰悅藉伯父餘業與君等同休戚今敗亡及此不敢
圖全然悅久稽天誅者特以淄青恒冀子弟不得承襲
既弗能報乃至用兵使士民塗炭悅正緣母老不能自
剄願公等斬悅首以取富貴無庸俱死乃自投于地衆
憐皆抱持之曰今士馬之衆尚可一戰事脫不濟死生
以之悅收淚曰諸公不以悅喪敗誓同存亡縱身先地
下敢忘厚意乎乃斷髮爲誓將士亦斷髮約爲兄弟乃
率富民大家財及府庫所有大行賜與而李再春及其
子瑤以博州降悅從兄昂以洛州降燧等受之悅皆族
昂等家悅自視兵械乏衆單耗懼不知所出復召曹俊

與之謀曹俊爲整軍完壘以振士氣羣心復堅後十餘日燧等始進薄城下未幾王武俊殺惟岳而深州降朱滔滔分兵守之天子授武俊恒州刺史以康日知爲深趙二州觀察使武俊恨賞薄滔怨不得深州悅知二將可間乃僂路使王侑許士則說滔曰司徒奉詔討賊不十日拔東鹿下深州惟岳勢蹙故王大夫能得逆首聞出幽州日有詔破惟岳得其地卽隸麾下今乃以深州與康日知是朝廷不信於公也且上英武獨斷有秦皇漢武風將誅豪桀掃除河朔不使父子相襲又功臣劉晏等皆旋踵破滅殺梁崇義誅其口三百餘血丹漢江

今日破魏則取燕趙如牽轅下馬耳夫魏博全則燕趙
安鄆州尚書必以死報德且合從連衡救災卹患不朽
之業也尚書願上貝州以廣湯沐使侑等奉簿最孔目
司徒朝至魏則夕入貝惟孰計之滔心素欲得貝卽大
喜使侑先還告師期先是詔武俊出恒冀粟三十萬賜
滔使還幽州以突騎五百助燧軍武俊懼悅破將起師
北伐不肯歸粟馬滔因使王邳說武俊曰天子以君善
戰天下無前故分散粟馬以弱君軍今若舉魏博則王
師北向漳滏勢危誠能連營南旆解田悅於倒縣大夫
之利也豈特粟不出窖馬不離廐又有排危之義聲滿

天下大夫親斷逆首血襪衣袖日知不出趙城何功於國而坐兼二州河北士以不得深州爲大夫恥武俊旣得深亦喜卽日使使報滔於是滔率兵二萬屯寧晉武俊以兵萬五千會之悅恃救至使康愔督兵與王師戰御河上大敗棄甲走城悅怒閉門不內蹈籍死塹中者甚衆其夏滔武俊軍至悅具牛酒迎犒燧等營魏河西武俊滔悅壁河東起樓櫓營中兩軍相持自秋迄冬燧遣晟以兵三千自邢趙與張孝忠合攻涿莫二州以絕幽薊路悅重德滔欲推爲盟主而臣之滔不敢當乃更議如七國故事悅國號魏僭稱魏王以府爲大名府署

子爲府留後以扈寧爲留守許士則爲司武曾穆司文
裴抗司禮封演司刑並爲侍郎劉士素爲內史舍人張
瑜孫光佐爲給事中邢曹俊孟希祐爲左右僕射田晁
高緬爲征西節度使蔡濟薛有倫爲虎牙將軍高崇節
知軍前兵馬夏侯頴爲兵馬使晁以兵數千助李納守
鄆明年夏滔屯河間留大將馬寔以兵萬人戍魏會朱
泚亂帝出奉天燧還太原武俊等皆罷悅餞之厚遺武
俊寔官屬皆有贈興元元年滔自將兵欲南度河助泚
使王邳見悅計事曰頃大王在重圍孤與趙刻日赴王
難以全魏貝今秦帝已據關中孤以步騎十萬與回紇

趨東都相應接王能從孤濟河合勢以取大梁孤得西
收鞏陝與秦兵會天下可定也則王與趙王永無南慮
爲脣齒之國幸速計之是時悅聞天子已赦罪復官爵
心不欲行重遽絕滔陽遣薛有倫報滔如約滔大喜復
使舍人李瑄申固所言悅猶豫許士則諫曰冀王勇決
權畧一世之雄也殺懷仙屠希彩誅兄使如京師而奪
之權有恩者誅同謀者覆彼心腹渠可量哉今大王之
親不加泚勇不加懷仙希彩也而念恩不已拘攣匹夫
義出且見禽彼得魏博北聯幽薊南入梁鄭而與泚合
其理然也大王不如僞許出迎遣州縣具牛酒至則以

事自解不可顧恩取禍也悅然之先是武俊陰約悅背
滔使相望及聞滔要悅西使田秀馳說悅曰聞大王欲
從滔度河爲泚犄角非也方泚未盜京師時滔爲列國
且自高如得東都與泚連禍兵多勢張返制于豎子乎
今日天子復官赦罪乃王臣豈捨天子而北面滔泚耶
願大王閉壘不出武俊須昭義軍出爲王討之悅因秀
還具道其謀而遣曾穆報滔滔喜自河間悉師而南踰
貝州次清河使人報悅悅不至進屯永濟使王邳等督
之曰王約出館陶與大王會乃濟河悅良久曰始約從
王今舉軍持悅曰魏比困侵掠供餽屈竭以悅日拊循

猶恐人且攜問一日去城邑朝出夕變且何歸不然悅
不敢背約今遣孟希祐悉兵五千助王因使其屬裴抗
盧南史報命滔怒罵曰逆虜前日求救許我貝州我不
取尊我爲天子我與同爲王教我遠來而不出是賊不
擊尚何誅乃囚抗等使馬寔取數縣已而釋抗還之悅
兵不敢出遂圍貝州滔取武城通德棣供軍饋盡囚諸
縣官吏唯清陽不下滔圍之寔拔清平殺五百人俘男
女貲財去於是李抱真武俊約出兵救魏會有詔拜悅
檢校尚書右僕射封濟陽郡王而給事中孔巢父持節
宣勞始悅阻兵凡四年狂悖少謀亟戰數北死者什八

士苦之且厭兵既巢父至莫不欣然悅與巢父張飲門
階皆徹衛至夜分從弟緒與族人私語曰僕射妄起兵
幾赤吾族以金帛厚天下而不至兄弟或諫止之緒怒
殺諫者乃與左右踰垣入悅方醉寢酣緒挺刃升堂二
弟諫止緒斬之因手刺悅并殺其母妻悅死年三十四
比明以悅命召許士則蔡濟計事至則殺之劉忠信者
悅常使防督緒直寢門緒呼曰忠信刺僕射與扈粵反
衆執之語曰無之支已殊絕

緒字緒承嗣第六子悅待諸弟無所問使緒主牙軍而
凶險多過常答勗之悅於飲食衣服儉嗇有節緒常苦

不足頗怨望故作難悅旣死懼衆不附以其徒數百將出奔邢曹俊率衆追還緒乃下令軍中曰我先王子能立我者賞衆乃共推緒爲留後歸罪扈粵斬其首以徇復殺悅親信薛有倫等數十人因巢父遣使者聽命天子滔聞悅死以兵五千合寔軍進攻魏州寔瀕王莽河壁南距河東抵博州殺畧甚衆使人入魏招緒降緒新篡而寔圍且急乃遣使以好言見滔滔許與盟曾穆勸緒絕滔而緒部分亦定乃乘城戰武俊抱真各脩好如悅時詔卽拜緒節度使寔圍魏凡三月滔敗走貞元元年以嘉誠公主降緒拜駙馬都尉李希烈平以功賜一

子八品官緒猜忌殺兄弟姊妹凡數人兄朝仕李納爲齊州刺史或言納將入之魏以代緒緒厚賂納且召朝朝以死請不行乃送之京師過滑緒將篡取之賈耽以兵援接乃免累遷檢校尚書左僕射常山郡王又徙王鴈門實封五百戶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暴疾死年三十三贈司空少子季安嗣

季安字夔母微賤公主命爲己子寵冠諸兄數歲爲左衛胄曹參軍節度副使緒死時年十五匿喪觀變軍中推爲留後因授節度使除喪加檢校尚書右僕射進位檢校司空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季安畏主之嚴頗循

禮法及主薨始自恣擊鞠從禽酣嗜欲軍中事率意輕重官屬進諫皆不納會詔中尉吐突承瓘以神策兵討王承宗季安謀曰王師不跨河二十五年今越魏伐趙趙誠虜魏亦虜矣奈何或請以五千騎決除君憂季安曰善沮軍者斬時幽州劉濟將譚忠適使魏聞之入見季安曰往年王師取蜀取吳算不失一是宰相謀也今伐趙不使者臣宿將而付中臣不起天下甲而出秦甲君知誰爲之謀此上自爲謀以夸服臣下若師未叩趙而先碎於魏是上之謀不及下且能不恥旣恥且怒必任智畫仗猛將再舉涉河鑿前之敗必不越魏誅趙校

罪輕重必不先趙後魏是上不上下不下當魏而來也
季安曰計安出忠曰王師入魏君厚犒之悉甲伐趙而
陰遺趙書曰魏若伐趙爲賣友魏若與趙爲反君賣友
反君魏不忍受執事能弛罍鄣遺一城魏得持之獻捷
天子以爲符此使魏北得以奉趙西得以爲臣不世之
利也趙不拒君則魏安矣季安然之遣大將率兵會王
師伐承宗糧餉自辦取堂陽以報加太子太保有丘絳
者父時賓佐與同府侯臧爭權季安怒斥爲下縣尉俄
召還先坎道左旣至生瘞之忍酷無忌憚大抵如此死
年三十二贈太尉妻元誼女召諸將立其子懷諫最幼

不能事政決於私奴蔣士則數易置諸將軍中怒取田興爲留後所謂田弘正者以懷諫歸第殺士則等十餘人季安旣葬送懷諫京師授右監門衛將軍寵錫蕃渥緒弟縉華顯于朝縉字雲長貞元十年入朝授左驍衛將軍封扶風郡公元和中拜夏綏銀節度使始開元時置宥州扼寇路久而廢縉復城之王師伐蔡縉上橐它牛馬助軍吐蕃寇豐州縉設伏邀其歸俘斬過當入爲左衛大將軍李聽代之聽劾縉盜沒軍糧四萬斛彊取羌人羊馬故吐蕃得乘隙貶衡王傅俄而吐蕃又攻鹽州貶房州司馬長慶初終左領軍衛將軍華太常少卿

尚永樂新都二公主田氏自承嗣至懷諫四世凡四十九年

史憲誠其先奚也內徙靈武爲建康人三世署魏博將祖及父爵皆爲王憲誠始以趨敢從父軍田弘正討李師道將先鋒兵四千濟河拔城柵師踵進乘勝逐北傅鄆堞師道傳首以功兼御史中丞長慶二年田布之自殺也軍亂且囂時憲誠爲中軍兵馬使頗言河朔舊事以搖其衆衆乃逼還府擅總軍務穆宗以朱克融王廷湊方盜幽鎮未有以制卽以節度使授之憲誠外託王命而陰結幽鎮依以自固時李齊方亂私與交通數助

請旄節城馬頭具舟黎陽示將濟師者會天子遣司門郎中韋文恪宣慰憲誠見使者禮倨言辭悖慢俄聞斬介更恭謹謂文恪曰我本奚如狗也唯知識主雖日加箠不忍離其誦猶類此進檢校司空與李全畧爲婚家太和中其子同捷反潛以糧餉資之文宗申約使者相望因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憲誠使大將至京師偵事作謾言自大宰相韋處厚折其詐遣去憲誠懼出兵從王師討之復遣大將丁志沼率師二萬攻德州時王廷湊援同捷陰誘志沼以利志沼反屯永濟兵銳甚諸鎮共禦之憲誠告急天子詔義武李聽進討於是志沼與

廷湊合兵劫貝州爲聽所敗奔廷湊滄景平憲誠不自
安請納地進檢校司徒兼侍中徙河中封千乘郡公以
李聽代初憲誠將以族行懼魏軍之留問策於弟憲忠
憲忠教分相衛請置帥因以弱魏復請詔聽引軍聲圖
志沼而假道清河帝從之憲誠因欲倚聽公去魏及聽
次清河魏人驚憲忠曰彼假道取賊吾軍無負朝廷何
懼爲乃稍安然魏素聚兵清河聽至悉出其甲將入魏
魏軍聞之懼明日盡甲而出聽按軍館陶不進衆謂憲
誠賣己曰給我以沽恩耶夜攻殺之并監軍史良佐推
何進滔爲帥以請詔贈憲誠太尉實太和三年憲誠起

凡七年死

何進滔靈武人世爲本軍校少客魏委質軍中事田弘正弘正攻王承宗夜以兵壓鎮州承宗使健將以鐵冒面引精騎千餘馳魏壁進滔率猛士逐之幾獲鎮人大懼從討李師道以功兼侍御史憲誠死軍中傳諄曰得何公事之軍安矣進滔下令曰公等旣迫我當聽吾令衆唯唯孰殺前使及監軍者疏出之凡斬九十餘人釋脅從者素服臨哭將吏皆入弔詔拜留後俄進授節度使居魏十餘年民安之進累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開成五年死贈太傅諡曰定子重順襲武宗詔河

陽李執方滄州劉約諭朝京師或割地自效不聽命時
帝新卽位重起兵乃授福王綰節度大使以重順自副
賜名弘敬帝討劉稹加東面招討使弘敬倚稹相脣齒
無深入意詔因稱其事母孝在軍久宜亟戰弘敬亦自
如及王宰踰乾河攻澤州天子慮稹起山東兵命弘敬
掎角塞其道不奉詔王元逵克邢州攻上黨弘敬不得
已乃出師未幾宰統陳許兵假道收磁州弘敬懼乃進
戰拔平恩詔檢校尚書左僕射澤潞平加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懿宗初兼中書令封楚國公咸通七年死贈太
師子全皞襲明年拜節度使平龐勛以功遷檢校司空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母喪納所賜節願行喪詔不許全
皞年少好殺戮下有小罪鮮縱貰人人危懼後軍中相
傳腹減糧帛衆遂叛全皞單騎遁衆推韓君雄以總軍
事而殺全皞實咸通十一年詔贈太保自進滔至全皞
凡三世四十二年懿宗更以普王爲大使擢君雄留後
君雄魏州人不五月進副大使三遷檢校司空僖宗卽
位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名允中死年六十一贈太
尉子簡襲留後俄授節度使進累檢校太尉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封魏郡王帝在蜀天下亂簡恃彊完欲拓地
覬望非常時諸葛爽爲黃巢守河陽簡攻之爽走卽戍

以兵北畧邢洺而歸東攻鄆鄆將曹存實出戰敗死其將朱宣率衆以守久不下爽乘其隙復取河陽簡還攻之爽迎擊新鄉簡大敗樂彥禎以一軍先還簡奔歸疽發背死彥禎代之再世凡十二年

彥禎者亦魏人簡時歷博州刺史下河陽有功遷澶州魏人立之詔檢校工部尚書領留後進節度使累加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彥禎喜儒術引公乘億李山甫皆在幕府嗣襄王熅之亂彥禎使山甫往見鎮州王鎰欲合幽邢滄諸鎮同盟拒賊鎰厚謝卒不克彥禎見王室微頗驕滿不軌大興其衆城魏周八十

里一月畢人怨其殘子從訓資凶悖劫王鐸取其家魏人不直又聚亡命五百人號子將出入臥內軍中藉藉惡之從訓懼易服奔近縣彥禎卽以爲六州指揮使相州刺史輦兵械泉布跡接於道軍中益貳彥禎常夢解佩帶履而行旣寤曰此神告我下將有背乎已而軍亂果囚彥禎迫爲桑門尋殺之推大將趙文珣總留後從訓求救於朱全忠全忠爲起師次內黃從訓自相州以軍三萬傅城文珣不敢出衆懼殺之更推羅弘信帥軍弘信出戰從訓敗哀餘衆壁洹水弘信遣將程公佐擊斬之梟首軍門實文德元年彥禎起凡七年

羅弘信字德孚魏州貴鄉人善騎射狀貌雄偉爲裨將
主馬牧魏有巫告弘信曰白頭老人使謝君君當有是
地弘信曰神欲危我耶文珣死衆曰孰願主吾軍者弘
信輒曰神命我矣衆環視以爲宜遂立之詔擢知留後
再遷節度使加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豫章郡
公朱全忠討黃巢餉粟三萬斛馬二百匹秦宗權亂復
詔弘信以粟二萬斛助軍未輸檢校工部尚書雷鄴來
責粟弘信素脅于牙軍擅殺鄴全忠以檄譙讓弘信不
敢報大順初全忠討太原李克用遣將趙昌嗣見弘信
假糧馬又議屯邢洛假道相衛弘信不納全忠使丁會

龐師古葛從周霍存等引萬騎度河弘信壁內黃凡五戰皆敗禽大將馬武等乃厚幣求和方全忠圖河北欲結納弘信乃還兵全忠攻兗鄆朱宣求援於克用遣李存信率兵救之請道屯莘其下侵魏芻牧弘信不平克用欲合鎮定兵營河曲搃魏滑路弘信馳告全忠請禁游舸絕往來久之魏人不至全忠疑其給自將至滑州弘信來告曰魏人未動者正欲緩圖之全忠遂屯曹太原將李瑋救宣復壁莘弘信厭其暴而瑋溝壘自固全忠遣使謂曰晉人志并河朔師還爲公憂之弘信乃攻瑋告全忠師期全忠將趨滑爲援次封丘而弘信已破

璿克用怒以兵掠魏博全忠將侯言屯洹水克用兵數
求戰言不敢出全忠以葛從周代將從周爲閻寶每克
用兵至輒出精卒薄戰必捷克用踰洹西北挑戰從周
大破之禽其子落落乃引去然侵魏不已大戰白龍潭
弘信敗克用追薄魏門而還弘信乃乞師全忠全忠遣
將壁洹水救魏克用游兵剽相魏民死十九弘信不堪
其偏光化元年如全忠告亟全忠復遣葛從周將兵追
躡拔洛州執其刺史邢行恭復攻邢馬師素自拔走遂
圍磁州袁奉韜自殺不五日取三州斬首二萬級禽其
將百餘人自是克用兵不出始全忠亟討克鄆懼弘信

貳故歲時賂遺良厚弘信每有饋答全忠引其使北面
拜受兄事之弘信以爲厚己故推心焉進累檢校太師
守侍中徙臨清郡王光化元年死年六十三贈太師追
封北平王諡曰莊肅子紹威襲

紹威字端已少有英氣性精悍吏事明辦旣領留後昭
宗卽詔嗣父節度加累檢校太尉號忠勤宣力致聖功
臣幽州劉仁恭引兵攻鎮冀遂掠魏紹威告急於全忠
全忠自將與仁恭戰內黃日中大破之斬首三萬級葛
從周方守邢亦敗其衆於魏縣仁恭以衆十萬陷貝州
全忠使李思安屯內黃從周悉軍入魏仁恭攻魏從周

以五百騎出關謂門者曰前有彊敵不可易命闔扉士
死戰執仁恭將二人仁恭使別將攻內黃爲思安所敗
從周乘勝破八壁追北至臨清仁恭乃還滄州與李克
用圖魏紹威與全忠連兵伐滄州從周攻拔德州進薄
浮陽仁恭以兵至監軍蔣玄暉請須其入壁食盡可取
從周曰兵在機機在上將豈監軍所知逆戰老鴉堤破
之斬首五萬獲其將百餘人又戰唐昌范橋六遇輒勝
仁恭約和乃還紹威德全忠故奉事愈固全忠遷帝洛
陽命諸鎮治宮闕而紹威營太廟加侍中封鄴王魏牙
軍起田承嗣募軍中子弟爲之父子世襲姻黨盤牙悍

驕不顧法令憲誠等皆所立有不慊輒害之無噍類厚
給廩姑息不能制時語曰長安天子魏府牙軍謂其勢
彊也紹威懲曩禍雖外示優假而內不堪俄而小校李
公佺作亂不克奔滄州紹威乃決策屠翦遣楊利言與
全忠謀全忠乃遣苻道昭將兵合魏軍二萬攻滄州求
公佺又遣李思安助戰魏軍不之疑紹威子全忠婿也
會女卒使馬嗣勳來助葬選長直千人納盟器實甲以
入全忠自滑濟河聲言督滄景行營紹威欲出迎假銳
兵以入軍中勸毋出而止紹威遣人潛入庫斷絃解甲
注夜將奴客數百與嗣勳攻之軍趨庫得兵不可戰因

夷滅凡八千族闔市爲空平明全忠亦至聞事定馳入
軍魏兵在行者聞變於是史仁遇保高唐李重霸屯宗
縣分據貝澶衛等六州仁遇自稱魏博留後全忠解滄
州兵以攻高唐仁遇引衆走爲游騎所獲支解之進拔
博澶二州李重霸走俄斬其首相衛皆降紹威雖除其
偪然勢弱爲全忠牽制比州刺史矣內悒悒悔恨全忠
兵在滄州紹威主饋輓自鄴至長蘆五百里不絕于道
全忠還紹威建元帥行府極土木壯麗全忠大悅紹威
間說曰邠岐太原皆狂譎以復唐室爲言王宜自取神
器專天下之望全忠歸乃受禪紹威多聚書至萬卷江

東羅隱工爲詩紹威厚幣結之通譜系昭穆因目已所
爲詩爲偷江東集云

贊曰田承嗣幾禽矣李寶臣怒承倩而釋魏建中之際
三將軍持銳躡血功無成者四叛連勢兵結難作天子
不能守宗廟傳及弘正去汙入朝數年復亂唐終不得
魏與夫豎刁亂齊孰爲輕重

唐書卷二百十

唐書卷二百十考證

田承嗣傳將兵三萬赴之○舊書作五千沈炳震本作
六萬

何進滔傳封魏郡王○舊書作昌黎郡王

羅弘信傳子紹威襲○舊書作威蓋石晉諱紹字也

唐書卷二百十考證

唐書卷二百十一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一百三十六

藩鎮鎮冀

李寶臣字爲輔本范陽內屬奚也善騎射范陽將張鎮高畜爲假子故冒其姓名忠志爲盧龍府果毅常覘虜陰山追騎及射六人盡殪乃還爲安祿山射生從入朝留爲射生子弟出入禁中祿山反遁歸更爲祿山假子使將驍騎十八人劫太原尹楊光翹挾以出追兵萬餘不敢逼又督精甲軍土門以扼井陘事安慶緒爲恒州

刺史九節度師圍相州也忠志懼歸命于朝肅宗卽授
故官封密雲郡公史思明度河忠志復叛勒兵三萬固
守賊將辛萬寶屯恒州相犄角思明死忠志不肯事朝
義使裨將王武俊殺萬寶挈恒趙深定易五州以獻雍
王東討開土門納王師助攻莫州朝義平擢禮部尚書
封趙國公名其軍曰成德卽拜節度使賜鐵券許不死
它賚與不貲賜姓及名於是遂有恒定易趙深冀六州
地馬五千步卒五萬財用豐衍益招來亡命雄冠山東
與薛嵩田承嗣李正己梁崇義相姻嫁急熱爲表裏先
是天寶中玄宗冶金自爲象州率置祠更賊亂悉毀以

爲貴而恒獨存故見寵異加賜實封始寶臣與正已素
爲承嗣所易其弟寶正承嗣婿也往依魏與承嗣子維
擊毬馬駭觸維死承嗣怒囚之以告寶臣寶臣謝教不
謹進杖欲使示責而承嗣遂鞭殺之由是交惡乃與正
已共劾承嗣可討狀代宗欲其自相圖則勢離易制卽
詔寶臣與朱滔及太原兵攻其北正已與滑亳河陽江
淮兵攻其南師會棗彊椎牛饗軍寶臣厚賜士而正已
頗覈軍怨望正已懼有變卽引去惟滔寶臣攻滄州歷
年未下擊宗城殘之斬二千級承嗣弟廷琳方守貝州
遣高嵩巖將兵三千戍宗城寶臣使張孝忠攻破之斬

嵩巖逸所執將四十餘人會王武俊執賊大將盧子期
遂降洛瀛當是時河南諸將敗田悅於陳留正已取德
州欲頗窮討承嗣懼乃甘言給正已正已止屯諸軍亦
莫敢進於是天子遣中人馬希倩勞寶臣寶臣歸使者
百縑使者恚抵諸道寶臣顧左右愧甚諸將已休獨武
俊佩刀立阨下語之故武俊計曰趙兵有功尚爾使賊
平天子幅紙召置京師一匹夫耳曰奈何對曰養魏以
爲資上策也寶臣曰趙魏有釁何從而可對曰勢同患
均轉寇讎爲父子欬唾間耳朱滔屯滄州請禽送魏可
以取信寶臣然之先是承嗣知寶臣少長范陽心常欲

得之乃勒石若讖者瘞之境教望氣者云有玉氣寶臣掘得之文曰二帝同功勢萬全將田作伴入幽燕帝謂寶臣與正己爲二而陰使客說曰公與滔共攻滄州卽有功利歸天子公于何賴誠能赦承嗣罪請奉滄州入諸趙願取范陽以報公以騎前驅承嗣以步卒從此萬全勢也寶臣喜得滄州又見語與讖會遂陰交承嗣而圖幽州承嗣陳兵出次以自驗寶臣謬謂滔使曰吾聞朱公貌若神願繪而觀可乎滔卽圖以示之寶臣置圖射堂大會諸將熟視曰信神人也密選精卒二千夜馳三百里欲劫滔戒曰取彼貌如射堂者時二軍不相虞

忽聞變滔大駭戰瓦橋敗衣佗服得脫禽類滔者以歸承嗣承嗣知釁成還軍入堡使人謝寶臣曰河內方有警未暇從公石讖吾戲爲耳寶臣慙而還俄進封隴西郡王又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德宗立拜司空寶臣晚節尤猜忌自顧子惟岳且暗弱恐下不服卽殺骨骸將辛忠義盧倣許崇俊張南容張彭老等二十餘人籍入其貲衆乃攜貳寶臣旣貯異志引妖人作讖兆爲丹書靈芝朱草齋別室築壇置銀盤金匱玉犴猥曰內產甘露神酒刻玉印告其下曰天瑞自至衆莫敢辨者妖人復言當有玉印自天下海內不戰而定寶臣大悅厚賚

金帛既而畏事露且誅詐曰公飲甘露液可與天神接
密寘堇于液寶臣已飲卽瘖三日死年六十四惟岳悉
誅殺妖人時建中二年也遺表請以惟岳領軍詒書執
政諉家事歸節於朝詔贈太傅

惟岳少爲行軍司馬恒州刺史寶臣死軍中推爲留後
求襲父位帝不許趣護喪還京師以張孝忠代之田悅
爲請不聽遂與悅李正己謀拒命府小史胡震私人王
他奴等專畫反計府屬郃真泣曰先公位將相恩甚厚
而大夫違命緣經中愚固惑焉魏近且與國不可遽絕
絕之速禍請厚禮遣其使徐更圖之齊遠而交疏不如

械使者送京師且請致討上嘉大夫忠所請宜許惟岳寤使眞作奏震與將吏議不可惟岳又從之其舅谷從政豪俊士也切諫不納於是張孝忠以易州歸天子天子詔朱滔與孝忠合兵討惟岳盡赦吏士購惟岳首有賞惟岳與滔戰東鹿大奔遂圍深州明年正月率兵萬餘使王武俊爭東鹿田悅亦遣孟祐來助武俊以精兵先陷陣師卻滔續帛爲狻猊使壯士百人蒙以譟趨惟岳軍馬駭軍亂因大敗火其營去於是深州日急悅亦嬰城矣惟岳懼召眞議遣使詣河東馬燧令其弟惟簡見帝斬大將謝罪以兵屬鄭誥身朝京師孟祐知其謀

走告悅悅使扈岌來讓曰敝邑暴兵本爲君索命節豈爲叛逆耶雖見破於馬燧而感激士大夫乘城拒守以爲後圖今君信郃真讒間欲歸悅之罪以自湔蕩何負而然不則遣祐還軍無遺王師禽若能誅真以徇講事公如初惟岳懦不能決畢華見曰大夫與魏盟未久魏雖被圍彼多蓄積未可下齊兵勁地廣裾帶山河所謂東秦險固之國與相持維足以抗天下夫背義不祥輕慮生禍且孟祐驍將王武俊善戰前日逐滔滔僅免今合兩將破滔必矣惟審圖之惟岳見深圍未解畏祐還乃斬真以謝悅明日復戰又大敗而康日知舉趙州驍

命惟岳益困乃付牙將衛常寧兵五千而俾王武俊騎
八百攻日知武俊才雄素爲惟岳忌及師行謂常寧曰
大夫信讒吾朝不圖晏是行勝與否吾不復入恒矣將
以身託定州張公安能持頸就刀乎常寧與副李獻誠
曰君不聞詔書乎斬大夫首以其官畀之觀大夫勢終
爲滔滅若倒戈還府事實易圖有不如捷張公可歸也
武俊然之惟岳使要藉官謝遵至武俊壁議事武俊與
謀使內應至期啓城門武俊入殺人廷中無亢者乃傳
令曰大夫叛命今且取之敢拒者族士不敢動武俊使
裨校任越牽惟岳出縊之戟門下并殺鄭誦他奴等數

十人使子士真傳首京師帝盡赦其府將士給部中租
役三年真始事寶臣掌文記武俊表其忠贈戶部尚書
其息呂擢冀州長史常寧在武俊時用事爲內史監其
後謀亂誅惟岳異母兄惟誠尚儒術謙裕寶臣愛之使
決軍事以惟岳正嫡固讓不肯當其妹妻李納故寶臣
請惟誠復故姓而仕諸鄆爲納營田副使四爲州刺史
初惟岳叛弟惟簡以家僮票士百餘奉母鄭奔京師帝
拘于客省及出奉天惟簡將赴難謀於鄭鄭曰爾父立
功河朔位宰相身未嘗至京師兄死於人手爾入朝未
識天子不能效忠吾不子汝矣督其行日而能死王事

吾不朽矣乃斬關出道更七戰得及行在帝見厚撫之
拜太子諭德討賊有功帝徙山南惟簡以三十騎從夜
失道馳至盤屋西聞中人語問天子所在密語曰上在
此帝見之流涕執其手曰爾有母乃能從朕耶對曰臣
誓以死比明北方有塵起帝憂惟簡登高曰渾瑊以騎
來瑊至遂決趨興元惟簡前導及帝還封武安郡王號
元從功臣圖形凌煙閣賜鐵券憲宗時爲左金吾衛大
將軍長史萬國俊奪興平民田吏畏不敢治至是訴於
惟簡卽日廢國俊以地與民出爲鳳翔節度使市耕牛
佃具給農歲增墾數十萬畝卒年五十五贈尚書右僕

射子元本輕薄無行長慶末與薛渾私侍襄陽公主事
敗主幽禁中元本以功臣子貸死流嶺南弟銖好學多
識有儒者風

王武俊字元英本出契丹怒皆部父路俱開元中與饒
樂府都督李詩等五千帳求襲冠帶入居薊武俊甫十
五善騎射與張孝忠齊名隸李寶臣帳下爲裨將寶應
初王師入井陘武俊謂寶臣曰以寡敵衆曲遇直戰則
離守則潰銳師遠鬪庸可禦乎寶臣遂以恒定等五州
自歸共平餘賊武俊謀也奏兼御史中丞封維川郡王
其子士真亦沈悍有斷寶臣倚愛出入帳中以女妻之

寶臣以疑殺許崇俊等士真密結左右故武俊免於難
惟岳拒命或言武俊有他志武俊知之出入導從纔一
二未嘗接賓客惟岳雖內疑然見其屈損又惜善鬪未
忍殺康日知以趙州降惟岳謀伐之皆曰武俊故心膂
先君命之使佐大夫而士真又大夫女弟婿今事急宜
去猜嫌以任之不然尚誰使乃遣與衛常寧將兵往因
謀執惟岳而日知亦遣人邀說以禍福武俊乃還兵使
人謂惟岳曰大夫與齊魏同惡今魏兵已敗齊爲趙州
所限幽州兵近在定三軍且救死聞有詔召大夫宜亟
歸惟岳惶遽出遂縊卽遣其屬孟華奏天子華辯對稱

旨德宗擢爲兵部郎中授武俊檢校祕書監兼御史大夫恒冀觀察使是時惟岳將楊政義以定降楊榮國以深降朱滔受而戍之帝以定賜張孝忠而日知爲深趙觀察使武俊怨不得節度而失趙定滔亦怨失深州二人相結武俊卽縛使者送滔與之叛帝聞詔華諭解不聽時馬燧李抱真李芄李晟討田悅悅方困武俊滔救之屯連篋山帝詔李懷光督神策兵助討賊軍就舍氣銳甚謂燧曰奉詔毋養寇及壁壘未成擊之可滅也乃縱兵入滔壁殺千餘人悅軍旣屢北不能陣懷光緩轡觀之武俊乘其怠使趙萬敵等以二千騎橫突而滔軍

踵馳王師亂相蹈藉死尸梗河爲不流懷光還走壁武
俊夜決河注王莽渠斷燧餉路燧計窮而與滔素姻家
乃遣使謾謝滔曰老夫不自量與諸君遇王大夫善戰
天下無前吾固宜敗幸公圖之使老夫得還河東諸將
亦罷兵吾爲言天子以河北地付公滔亦陰忌武俊勝
且不制卽謂武俊曰王師旣敗馬公卑約如此不宜迫
人以險答曰燧等皆國名臣連兵十萬一戰而北貽羞
國家不知何面目見天子耶彼行不五十里必反拒我
滔固許之燧至魏縣堅壁自固師復振滔慙謝嫌隙始
構矣武俊使張鍾葵攻趙州日知斬其首以聞於是武

俊與田悅等擅相王武俊國號趙以恒爲真定府命士
真留守兼元帥以畢華鄭儒爲左右內史王士良司刑
王佑司文士清司武竝爲尚書士則司文侍郎宋端給
事中王洽內史舍人張士清執憲大夫衛常寧內史監
皇甫祝尚書右僕射餘以次封拜建中四年抱真使客
賈林詐降武俊旣見曰吾來傳詔非降也武俊色動林
曰天子知大夫登壇建國撫膺顧左右曰我本忠義天
子不省故至是今諸軍數表大夫至誠上見表動色曰
朕前誤無及矣朋友失意尚可謝朕四海主毫芒過失
返不得自新耶今大夫親斷逆首而宰相闇於事宜國

家與大夫烏有細故哉朱滔以利相動公何取焉誠能
與昭義同心曠然改圖上不失君臣之義下以爲子孫
計武俊曰僕虜人也尚知撫百姓天子固不務殺人以
安天下今山東連兵比戰骨盡暴野雖勝尚誰與居今
不憚歸國業與諸軍盟虜性樸彊不欲曲在我天子若
能以恩盪刷之我首倡歸命有不從者奉辭伐之河北
不五十日可定會帝出奉天抱眞將還澤潞悅說武俊
滔踵襲之林曰夫退軍前輜重後銳師人心固壹不可
圖也使戰勝得地利歸於魏不幸喪師趙受其災今滄
趙乃故地胡不取之武俊遂引而北林復激之曰公異

邦豪英不應謀中夏燕魏幽險彼王室疆則須公之援
削則已欲并吞且河北惟有趙魏燕耳滔乃稱冀心圖
公冀州矣使滔能制山東大夫當臣事之否則見攻能
臣滔乎武俊投袂曰二百年天子猶不能事安能臣豎
子耶乃定計通好抱真而約馬燧盟興元元年赦天下
武俊大集其軍黜偽號詔國子祭酒董晉與中人宣慰
拜檢校工部尚書恒冀深趙節度使又加檢校司空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幽州盧龍節度使琅邪郡王是時
滔悉幽薊兵與回紇圍貝州將絕白馬津南趨洛李懷
光據河中李希烈陷汴南略江淮李納方叛唯李晟軍

渭上羽書調發天下十之三人心惴恐及田緒殺悅林復說武俊曰滔素欲得魏博會悅死魏人氣熾公不救魏且下滔益甲數萬張孝忠將北面事滔三道連衡濟以回紇長驅而南昭義軍必保山西則河朔舉入滔矣今魏尚完孝忠未附公與昭義合兵破之聲振關中京邑可坐復天子反正不朽之業誰與公參武俊大喜與抱真相聞自將屯南宮抱真屯經城兩軍相距十里而舍武俊潛會抱真于軍陳說忼慨抱真亦傾意結納約爲兄弟遂俱東壁貝州距城三十里止滔欲迎戰武俊戒士飽食日軍未合毋妄動遣趙琳趙萬敵兵五百蔽

林以待滔使稟將馬實盧南史陣而西李少成引回紇翼之日中兵接武俊與子士清引精騎望少成軍抱真次之滔馳騎二百出武陵東南乘高鼓譟武俊使步兵決戰而自以騎當回紇勒兵避其銳回紇馬怒突而過未及返武俊急擊琳等兵亦出回紇驚中斷遂先奔初滔兵蹙武俊軍不能傷回紇既却卽欲引還因囂不能止軍大奔滔走還壁武俊中流矢謂抱真曰士少衰盍以騎濟師巢穴可覆也抱真使來希皓率勁騎薄滔營盧玄真乘其後滔懼引衆去希皓迫之武俊邀于隘滔大敗免者八千人會夜各按屯武俊營滔東北抱真營

西北滔知不支夜半焚車糧遁歸幽州火如晝師大譟其聲殷地抱真以山東蝗食少歸于潞武俊亦還會有詔復滔官爵武俊上還幽州盧龍節度又詔以恒州爲大都督府卽授武俊長史賜德棣二州以士真爲觀察使清河郡王天子至自梁遇武俊益厚子弟雖襁褓悉官之俄進檢校大尉兼中書令得建廟京師有司供擬武俊善射嘗與賓客獵一日射雉兔九十五觀者駭伏貞元十七年死年六十七羣臣奉慰天子如渾瑊故事贈太師有司謚威烈帝更爲忠烈士真襲位

士真其長子也少佐父立功更患難旣得節度息兵善

守雖擅置吏私賦入而歲貢數十萬緡比燕魏爲恭元和初卽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四年死贈司徒諡曰景襄軍中推其子承宗爲留後始河北三鎮自置副大使常處嫡長故承宗以御史大夫爲之及總留事憲宗久不報伺其變承宗數上疏自言帝聞劉濟田季安俱大病議更建節度翰林學士李絳曰鎮州世相繼人所狃習惟拒命則討之且諸道之賞饋百萬士又燕魏淄青勢同必合方江淮水潦財力剋困宜卽詔承宗嗣領季安等雖病徐圖所宜定四方有天時不可速也帝然之欲析鎮分建節度使承宗歲輸賦如李師道絳曰假令

承宗奉詔諸道以割地同怨是官爵虛出而無當也不
如令使者諭之無出上意帝乃詔京兆尹裴武慰撫承
宗奉詔恭甚請上德棣二州遂以檢校工部尚書嗣領
節度而以德州刺史薛昌朝爲保信軍節度使統德棣
昌朝嵩子也與承宗故姻家帝因欲離其親將故命之
詔未至承宗馳騎劫而歸囚之詔更用棣州刺史田渙
爲二州團練守捉使遣中人傳詔令歸昌朝承宗拒命
帝怒詔削官爵遣中人吐突承瓘將左右神策率河中
河陽浙西宣歙兵討之趙萬敵者故武俊將以健鬪聞
士真時入朝上言討之必捷令與承瓘偕有詔武俊忠

節茂著其以實封賜子士則母毀墳墓承瓘至軍無威
略師不振神策大將酈定進號驍將以禽劉闢功王陽
山郡至是戰北馳而僨趙人曰酈王也害之師氣益折
及吳少誠死李絳奏蔡無四鄰援攻討勢易不如赦承
宗專事淮西帝不聽昭義節度使盧從史恃承宗外自
固內實與之太常卿權德輿諫曰神策兵市井屠販不
更戰陣恐因勞憚遠潰爲盜賊恒冀騎壯兵多攻之必
引時月西戎乘閒則禁衛不可頓虛山東疥癬也京師
心腹也不可不深念且師出半年費緡錢五百萬方夏
盛暑水潦疾疫且降誠慮有潰撓之變又言山東諸侯

皆以息自副人心不遠誰肯爲陛下盡力者又盧從史倚寇爲援詭承璀邀寵利宜召行營善將令倍驛馳度至半道授以澤潞而徙從史它鎮破其姦圖然後赦承宗衆情必服帝未許五年河東軍拔其一屯張茂昭破之木刀溝帝患從史詐卒以計縛送京師劉濟又拔安平承宗懼遣其屬崔遂上書謝罪且言往年納地迫三軍不得專而爲盧從史賣以求利願請吏入賦得自新是時宿師久無功餉不屬帝憂之而淄青盧龍數表請赦乃詔浣雪盡以故地畀之罷諸道兵昌朝歸京師授右武衛將軍承宗見兵薄境已而罷歸罪從史得不詰

自謂計得警然無顧憚七年軍庫火器鎧殆盡殺守吏百餘人不自安及吳元濟反承宗與李師道上書請宥教其將尹少卿爲蔡遊說見宰相語不遜武元衡怒叱遣之承宗怨甚與師道謀遣惡少年數十曹伏河陰乘昏射吏吏奔潰因火漕院人趣火所鬪死者十餘輩縣大發民捕盜亡去不獲凡敗錢三十萬緡粟數萬斛未幾張晏等賊宰相元衡京師大索天子爲盱食承宗嘗疏元衡過咎留中至是帝出表示羣臣大議咸請聲其罪伐之詔乃絕承宗朝貢竄其弟承系承迪承榮於遠方以博野樂壽故范陽地命歸劉總而所遣盜處處竊

發斷建陵門戟燔獻陵寢宮伏甲欲反洛陽不克承宗
數出兵掠鄰鄙田弘正上言承宗宜誅帝使率師壓境
承宗揣詔旨兵不卽進卽肆剽滄景易定間人苦之十
一年詔削爵以實封賜士平使奉武俊後令河東義武
盧龍橫海魏博昭義六節度兵進討大抵數十萬環地
數千里以分其勢然營屯離置主約不得一故士觀望
獨昭義郝士美薄賊境賊不敢犯始承宗不能叶諸父
皆奔京師士則爲神策大將軍聞其叛請占數京兆裴
度請用爲邢州刺史使隸昭義以傾趙人有王怡者武
俊從子爲承宗守南宮士則招之約歸命謀泄遇害子

元伯奔還擢監察御史詔贈怡尚書左僕射明年元濟平承宗大恐使牙將石汎奉二子至魏博因田弘正求入侍且請歸德棣二州入租賦待天子署吏弘正遣知感知信詣闕下請命前此帝使尚書右丞崔從賜詔書許自新承宗素服待罪及是乃詔復官爵以華州刺史鄭權爲橫海節度使統德棣滄景等州復承宗實封戶三百以所部飢賜帛萬匹李師道平奉法益謹表所領州錄事參軍判司縣主簿令皆丐王官十五年死贈侍中軍中推其弟承元爲留後承元不敢世于鎮詔用爲義成軍節度使事見本傳

王廷湊本回紇阿布思之族隸安東都護府曾祖五哥之爲李寶臣帳下驍果善鬪王武俊養爲子故冒姓王世爲裨將廷湊生駢脅沈鷲少言喜讀鬼谷兵家諸書王承宗時爲兵馬使田弘正至鎮州詔以度支緡錢百萬勞軍不時致廷湊暴其稽以觀衆心衆果怨由是害弘正自稱留後脅監軍表請節又取冀州殺刺史王進岌穆宗怒以弘正子布爲魏博節度使率軍進討仍敕橫海昭義河東義武軍并力於是大將王位等謀執廷湊不克死者三千餘人會朱克融囚張弘靖以幽州亂乃合從拒王師有詔議攻討先後劔南東川節度使王

涯以爲范陽亂非宿謀可先事鎮州又有魏博之怨濟以晉陽滄德犄角而進夫用兵若鬪然先扼喉領今瀛莫易定實賊咽喉宜屯重兵俾死生不得相聞間諜不入此萬勝之策帝乃詔義武節度使陳楚閉境督諸軍三道攻而滄德烏重胤最宿將當一面裴度以河東節度使兼幽鎮招撫使屯承天軍重胤知時不可案兵未肯前帝浮於聽受銳克伐更以深冀行營節度使杜叔良代之叔良素結中人入見帝大言曰賊不足破會度逐廷湊兵於會星又入元氏焚壁二十二叔良率諸道兵救深州戰博野大奔失所持節以身免貶歸州刺史

叔良者將家子本以附會至靈武節度使坐不職罷復
階貴近帥滄景廷湊知其怯故先犯之師由是敗當是
時帝賜賚無藝府帑空旣集諸道兵調發火馳民不堪
其勞仰度支者大抵兵十五萬有司懼不給置南北供
軍院旣薄賊鄙饑道梗棘樵蘇不繼兵番休取芻蒸廷
湊乘間奪轉運車六百乘食愈困至所須衣帛未半道
諸軍彊取之有司弗能制其縣師深入者不得衣食又
監軍宦人悉取精粟士自隨疲瑣者備行陣戰輒潰二
賊衆不過萬餘王師統制不一訖無功宰相不知兵爲
異議搖詠裁報垂戾深州圍益急明年魏牙將史憲誠

叛田布衆潰于南宮帝不得已乃赦廷湊檢校右散騎
常侍成德軍節度使會牛元翼出奔廷湊遂取深州詔
兵部侍郎韓愈慰其軍廷湊旣原則稍挺與克融憲誠
深相結爲輔車援滄州李全略死子同捷求襲文宗不
許更授兗海節度使同捷逆命乃以珍幣子女厚結廷
湊帝虞其變故授檢校司徒及幽魏徐兗兵討同捷廷
湊撓魏北鄙以牽制之而饋滄景饘糧囚鄰道使者不
遣帝怒詔絕其輸貢於是易定柳公濟戰新樂斬首三
千級昭義劉從諫戰臨城敗之引漳注深冀有詔同捷
亂廷湊同惡宜削官爵諸道以兵進討有能斬廷湊者

賜錢二萬緡優畀之官以州鎮降者等差爲比公濟再戰行唐皆克焚柵十五廷湊射蠟書求救於幽州行營李載義獲之又納魏叛將丁志沼會同捷平廷湊稍畏表上景州而弓高樂陵長河三縣固守復上書謝帝方厭兵赦之悉復官爵還所上州久之進兼太子太傅太原郡公鎮冀自惟岳以來拒天子命然重鄰好畏法稍屈則祈自新至廷湊資凶悖肆毒甘亂不臣不仁雖夷狄不若也太和八年死贈太尉軍中以元達請命帝聽襲節度

元達其次子也識禮法歲時貢獻如職帝悅詔尚絳王

悟女壽安公主元達遣人納聘闕下進千盤食良馬主
糝澤奩具奴婢議者嘉其恭其後劉稹叛武宗詔元達
爲北面招討使詔下卽日師引道拔宣務壁破援軍堯
山攻邢州降之累遷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稹
平加兼太子太師封太原郡公食實封戶二百進至兼
太傅大中八年死年四十三贈太師諡曰忠子紹鼎襲
字嗣先累擢檢校尚書左僕射其爲人淫涵自放性暴
厚哀斂升樓彈射路人以爲樂衆忿其虐欲逐之會病
死贈司空子幼未能事宣宗以元達次子紹懿爲留後
以嗣俄爲節度使累封太原縣伯加檢校司空政簡易

咸通七年死贈司空以紹鼎子景崇嗣初紹懿病篤召景崇曰先君以政屬我須爾長將授之今疾甚爾雖少勉總軍務禮藩鄰奉朝廷則家業不墜矣監軍上狀懿宗悅擢景崇爲留後尋進節度使景崇字孟安以公主嫡孫尤被寵龐勛反景崇遣兵會王師平賊進檢校尚書右僕射主薨諡曰章惠景崇居喪如禮母張卒號慕羸愷當時稱之以政委賓佐檢戒親屬不得與嘗欲引母昆弟爲牙將其佐張位曰軍中用人有勞有能若私其人厚畀田宅祿食可也何必以官景崇謝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封趙國公乾符五年

進王常山黃巢反帝西狩僞使齋詔至景崇斬以徇因發兵馳檄諸道合定州王處存連師西入關問行在貢輸相踵每語及宗廟園陵輒流涕蔚州刺史蘇祐爲沙陀所攻乞師於幽州屯美女谷兵不利祐將出奔會詔徙濮州刺史擁兵之官道于鎮景崇館于靈壽肆其下剽奪景崇殺之嗣節度凡十四年十三遷至檢校太傅中和三年死年三十七贈太傅諡曰忠穆子鎔

鎔年十歲軍中推爲留後授檢校工部尚書李克用楊復光攻黃巢鎔凡再饋粟以濟師僖宗還自蜀獻馬牛戎械萬計於是克用方擊孟方立於邢州鎔歸芻糧邢

州平克用遂謀山東屯常山西引輕騎涉滹沱謀軍會
大澗平地水出鎔兵奄至克用匿林中以免是時幽州
李匡威亦謀取易定分其地王處存方厚事克用克用
寵將李存孝已拔邢則略鎔南鄙別將李存信等出井
陘會之鎔侵堯山存孝擊敗之遂至深趙鎔求救於匡
威存孝方攻臨城等數縣聞匡威屯鄙引師去存信素
忌存孝妄曰無擊賊意克用信之存孝飛狐人所謂安
敬思者善騎射攻葛從周敗張濬韓建數有奇功至是
懼讒挈邢州歸朱全忠并結鎔爲助天子詔出鎮幽魏
兵援之景福元年克用假道于鎔以討存孝鎔不答乃

與處存連兵侵鎔拔堅固鎮攻新市鎔禽克用將薛萬
金匡威以兵三萬救鎔克用自攻常山度滹沱河鎔引
騎十萬夜濟磁水襲敗之斬二萬級奪鎧器三百乘克
用退壁樂城天子有詔和解三鎮克用還然未得志故
復伐鎔匡威以五千騎敗克用于元氏鎔具牛酒會匡
威橐城餉金二十萬以謝俄而匡威爲弟匡籌所逐鎔
德其助已迎而館之匡威親忌日鎔往弔伏起殺其府
屬楊洽及親吏淡從有甲者牽鎔襲匡威曰與我四州
可不死鎔許之將鎔入牙城鎮軍謀而闖左門坎垣出
戰會大風雨木拔瓦飛兵相接有屠者墨君和袒而薄

賊衆披靡乃挾鎔踰城入旣免賞千金與第一區約宥
十死匡威走東園兵圍之與從事李抱貞俱死明日鎔
以禮斂匡威素服哭諸廷遣使告匡籌匡籌怒移書詰
兄所以死狀表天子請討鎔詔止之又詔朱全忠平幽
鎮怨克用聞匡威死自率兵傅城下鎔大驚納縑二十
萬乃退匡籌攻樂壽武強克用出縛馬關敗鎮兵於平
山因進攻鎔外壘鎔內失幽州助因乞盟進幣五十萬
歸糧二十萬請出兵助討存孝乃得解克用屯樂城存
信屯琉璃陂爲邢人夜襲其營存信軍亂不克追克用
進薄邢環城爲溝堞欲示久圍者城中兵數出溝壘不

可成裨將袁奉韜給存孝曰君所畏惟王耳王欲溝堞成則西歸公何不聽之存孝兵不出壘成攻益急城中食盡存孝登城哭曰我誤計使我生見王死不恨克用遣家姬招之存孝出泥首言爲存信誣搆克用曰爾與鎔書罵我多矣輟而尸於市光化中全忠討幽州劉仁恭鎔遣兵屯葭城俄而仁恭敗擊其歸得十八全忠旣取邢洛磁又得潞因圖河東使羅紹威諷鎔絕太原共尊全忠鎔猗違全忠不悅會克用將李嗣昭攻洛州全忠自將擊走之得鎔與嗣昭書全忠怒引軍攻鎔次元氏鎔謂其屬曰國危矣奈何周式請見全忠可以口舌

罷也許之全忠迎折曰爾公朋附太原今無赦矣卽出書示式曰嗣昭在者宜速遣式曰王公所與和者息人鋒鏑間耳况繼奉天子詔和解能無一番紙墜此路乎太原與趙本無恩嗣昭庸肯入耶公爲唐桓文方以仁義成霸業寧困人於險耶全忠喜把式袂曰吾特戲耳延入帳中議脩好鎔以幣二十萬賂師遣子昭祚質仕全忠府全忠因妻之鎔判官張澤謀曰失火之家不可恃遠救今定密邇與太原親宜使全忠圖之鎔遣式使全忠全忠乃取定州王郜遂奔太原鎔母何有婦德訓鎔嚴至母亡鎔始贖貨財姬侍千人儀服僭上又以房

山有西王母祠數游覽妄求長年事踰月不還始廷湊
賤微時鄴有道士爲卜得乾之坤曰君將有土及得鎮
迎事甚謹復問壽幾何子孫幾何答曰公三十年後當
有二王已而廷湊立十三年死蓋廋文也景崇鎔皆王
廷湊嘗使至河陽醉寢於路有過其所者視之曰非常
人也從者以告廷湊馳及之間其故曰吾見君鼻之息
左若龍右若虎子孫當王百年家有大樹覆及堂公興
矣及害弘正而樹適庇寢自廷湊訖鎔凡百年

贊曰朱滔王武俊南面稱王地聯交昵及泚僭天子滔
將應之當時危矣賈林以一語寤武俊軋兵相仇折幽

薊之銳泚失其朋不出孤城終底覆夷用林之功賞不及身德宗爲不明哉

唐書卷二百十一考證

李寶臣傳使將驍騎十八人劫太原尹○舊書作八千人

唐書卷一百十一考證

唐書卷二百十二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一百三十七

藩鎮盧龍

李懷仙柳城胡也世事契丹守營州善騎射智數敏給
祿山之反以爲裨將史思明盜河南留次子朝清守幽
州以阿史那玉高如震輔之朝義殺立移檄誅朝清二
將亂朝義以懷仙爲幽州節度使督兵馳入如震欲拒
不及計乃出迎懷仙外示寬以安士居三日大會斬如
震州部悉平朝義敗將趨范陽中人駱奉先間遣鐫說

懷仙遂降使其將李抱忠以兵三千戍范陽朝義至抱忠閉關不內乃縊死斬其首因奉先以獻僕固懷恩卽表懷仙爲幽州盧龍軍節度使遷檢校兵部尚書王武威郡屬懷恩反邊羌挈戰不解朝廷方勤西師故懷仙與田承嗣薛嵩張忠志等得招還散亡治城邑甲兵自署文武將吏私貢賦天子不能制大曆三年麾下朱希彩朱泚泚弟滔謀殺懷仙斬闔者以入希彩不至遂明泚懼欲亡滔曰謀不成有死逃將焉往俄希彩至共斬懷仙族其家希彩自稱留後張忠志以兵討其亂不克代宗因赦罪詔宰相王縉爲節度使以希彩副之希彩

聞縉至蒐卒伍大陳戎備以逆縉建旌棨徐驅希彩迎謁恭甚縉度不可制勞軍閩甸乃還希彩卽領節度五年封高密郡王驚恣不軌人不堪七年其下李瑗間衆之怨殺之共推朱泚爲留後泚自有傳

朱滔性變詐多端倪希彩以同宗倚愛之使主帳下親兵泚領節度遣滔將兵三千爲天子西乘塞爲諸軍倡始安史後山東雖外臣順實傲肆不廷至泚首效欵帝嘉之召見滔殿中帝問曰卿材孰與泚多滔曰統御士衆方略明辨臣不及泚臣年二十八獲謁天子泚長臣五年未識朝廷泚不及臣帝愈喜特詔勒兵貫王城而

出屯涇州置酒開遠門餞之戍還乃謀奪泚兵詭說曰天下諸侯未有朝者先至可以得天子意子孫安矣泚信之因入朝稍不相平泚遂乞留西討吐蕃以滔權知留後兼御史大夫滔殺有功者李瑗等二十餘人威振軍中李惟岳拒命滔與成德張孝忠再破之東鹿取深州進檢校司徒遂領節度賜德棣二州德宗以康日知爲深趙二州團練使詔滔還鎮滔失深州不平又請恒定七州所賦供軍復不許愈怨時馬燧圍田悅悅窮間滔與王武俊同叛滔姑子劉怦爲涿州刺史以書諫曰司徒身節制太尉位宰相恩遇極矣今昌平有太尉鄉

司徒里不朽業也能以忠順自將則無不濟比忘上樂
戰不顧成敗如安史者今復何有司徒圖之無貽悔滔
不從連兵救悅又懼張孝忠之襲使怵壁險而軍滔激
其衆曰士喋血鬪旣下堅城朝廷乃見奪奏賞不報君
等疾趨破馬燧軍以取貲糧可乎軍中不應三號之乃
曰幽人死於南者骸撐不拚痛藏心髓奈何復欲暴骨
中野乎司徒兄弟受國寵士各蒙官賞願安之不卹其
它滔罷潛殺不可共亂者數十人日知發其謀於燧天
子聞以悅未下重起兩寇卽封滔通義郡王實戶三百
滔愈悖分兵與武俊屯趙州脅日知矯詔發其糧貯卽

引兵救悅次東鹿軍大譟曰天子令司徒北還而南救魏寧有詔邪滔懼走匿傳舍裨將蔡雄好諭士曰始天子約取成德所得州縣賜有功者拔深州者燕也本鎮常苦無絲纊冀得深州以佐調率今顧不得又天子以帛賜有功士爲馬燧掠去今引而南非自爲也軍中悔謝復曰雖然司徒南行違詔書莫如還滔回次深州誅首變者二百人衆懼乃率兵南壁寧晉與武俊合帝命馬燧李懷光擊之滔屬鄭雲達田景仙皆奔燧已而滔破懷光軍則與王師屯魏橋久不戰悅德滔援欲尊而臣之滔讓武俊曰篋山之勝王大夫力也於是滔武俊

官屬共議古有列國並建號用天子正朔且師在外其動無
在鄆請如七國竝建號用天子正朔且師在外其動無
名豈長爲叛臣士何所歸宜擇日定約順人心不如盟
者共伐之滔等從之滔以祿山思明皆起燕俄覆滅惡
其名以冀堯所都因號冀武俊號趙悅號魏納號齊建
中三年冬十月庚申爲壇魏西祀天各僭爲王與武俊
等三讓乃就位滔爲盟主稱孤武俊悅及納稱寡人是
日三叛軍上有雲氣頗異燧望笑曰是雲無知乃爲賊
瑞邪先是其地土忽高三丈魏人韋稔佞悅以爲益土
之兆後二年滔等冊壇正值其所滔改幽州爲范陽府

以子爲府留後稱元帥用親信爲留守滔等居室皆曰
殿妻曰妃子爲國公下皆稱臣謂殿下上書曰牋所下
曰令置左右內史視丞相內史令監視侍中中書令東
西侍郎視門下中書東曹給事西曹舍人視給事中中
書舍人司議大夫視諫議大夫六官省視尚書東西曹
僕射視左右僕射御史臺曰執憲置大夫至監察御史
驅使要藉官曰承令左右將軍曰虎牙豹略軍使曰鷹
揚龍驤以劉怦爲范陽府留守柳良器李子千爲左右
內史滔兄瓊瑰陸慶爲東西曹僕射楊霽馬寔寇瞻楊
榮國爲司文司武司禮司刑侍郎李士真樊播爲執憲

大夫中丞其餘以次補署聘處士張遂王道爲司諫燧遣李晟將兵至易定率張茂昭攻涿莫以絕滔援明年圍清苑滔將鄭景濟固守滔使馬寔將兵萬人與武俊拒燧自以兵萬餘救清苑絕晟糧道兵至定州晟不知夜引兵還滔疑有伏不敢逼遽保瀛州而孝忠晟合兵千人城萊水滔驍將烏薩戒以兵七百襲殺城卒數百晟不出景濟望滔軍立幟爲應滔進軍薄晟營晟戰不利城中兵亦出晟大敗奔易州茂昭走滿城滔已破晟則回屯河間不進武俊使宋端趣讓滔怒曰孤亟戰且病就醫藥而王已復云云孤南救魏棄兄背君如脫屣

王必相疑亦聽所爲端還武俊謂寔曰寡人望王速來指蹤決勝負復何惡王異日并天下寡人得六七城爲節度足矣寔遣具道所以然武俊亦遣使謝滔滔悅亦報謝然武俊內銜之滋不懌與田悅潛謀絕滔及泚反燧等皆班師武俊寔亦還悅武俊遣使至河間賀泚卽位武俊詭請寔共攻康日知於趙州謀覆其軍不克寔歸武俊餞之厚贈遺泚遣人密召滔使趨洛陽滔發書西向再拜移檄諸道曰今發突騎四十萬走洛陽與皇帝會上陽宮使王郅說悅連和俱西滔素彊調斂武俊等不能堪又令各以兵五千從攻洛欲僭稱帝乘輿法

從及赦令皆具初回紇以女妻奚王大歷末奚亂殺王女逃歸道平盧滔以錦繡張道待其至請爲婚女悅許焉旣而遣使修壻禮於回紇回紇喜報以名馬重寶及僭相王與武俊悅納納四金鑰於回紇曰四國願聽命於可汗謹上金鑰啓閉出納唯所命至是乞師焉回紇以二千騎從而武俊亦先乞師以斷懷光餉路未至而王師還回紇過幽州滔使說其酋達干曰若能同度河而南玉帛子女不貲計可得也達干許諾滔啗以金帛約曰五十里舍以須悅軍滔兵五萬車千乘騎二萬士私屬萬餘虜兵三千馬橐它倍之過武俊境武俊勞之

牛酒芻米皆具然悅已用武俊謀不肯出儲峙干野以
待滔至貝州悅刺史邢曹俊上謁滔卽歸閉城守滔疑
之次永濟武俊陰遣客反間滔曰悅有憾須公南以兵
斷公歸路宜少備滔聞怒入永濟執悅吏掠訊不得其
情殺之使回紇大掠南及澶衛係執老幼無遺者悅大
恐闔城自保滔遣將楊布略定館陶屯平恩置官吏滔
整軍北還使馬寔屯冠氏聞悅死遂攻魏州圍貝州於
是武俊李抱真合軍擊滔滔急召寔至貝州步馬乏頓
明日輒約戰寔請休士三日蔡雄達干等畏武俊堅壁
難圖請戰楊布曰大王將取東都逢小敵卽怯何以長

驅天下邪術士尹少伯亦言必勝既戰爲二軍所乘大
敗大將朱良祐李進皆被執委仗如丘滔奔入德州恨
少伯雄布之謬殺之俄而京師平滔已敗不能軍走還
幽州上書待罪有詔武俊抱眞開示大信若誠心審固
者當洗釁錄勲與更始初滔以劉忬忠力使留守及敗
疑圖已彷徨不敢入忬聞其至蒐兵繕鎧夾道陳二十
里迎謁望滔哭滔遂入府氣沮索日邑邑被病政事一
委忬貞元元年死年四十二贈司徒

劉忬幽州昌平人少爲范陽裨將以親老疾宜侍輒去
職李懷仙爲節度使檄召不應朱滔時積功至雄武軍

使廣墾田節用度以辦治稱稍遷涿州刺史滔之討田承嗣表知府事和裕得衆心李寶臣以兵劫滔于瓦橋滔走寶臣乘勝欲襲幽州怵設方略勒兵完守寶臣不敢謀擢御史中丞滔敗歸終不貳益治兵人嘉怵忠於所奉及滔死軍中盡推怵乃總軍事俄詔爲節度副大使彭城郡公居鎮纔三月死年五十九贈兵部尚書諡曰恭子濟

濟字濟游學京師第進士歷莫州刺史怵病詔濟假州事及怵卒嗣節度累遷檢校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奚數侵邊濟擊走之窮追千餘里至青都山斬

首二萬級其後又掠檀薊北鄙濟率軍會室韋破之王
承宗叛濟合諸將曰天子知我怨趙必命我伐之趙且
大備我奈何裨將譚忠欲激濟伐承宗疾言曰天子不
使我伐趙趙亦不備燕濟怒繫之使視趙果不設備數
日詔書許濟無出師濟釋忠謝而問之忠曰昭義盧從
史外親燕內實忌之外絕趙內實與之此爲趙畫曰燕
倚趙自固雖甚怨必不殘趙故不足虞也趙旣不備燕
從史則告天子曰燕趙宿怨也今趙見伐而不備燕是
燕反與趙此所以知天子不使君伐趙趙亦不備燕濟
曰計安出曰今天子誅承宗而燕無一卒濟易水者正

使潞人賣恩於趙販忠於上是君貯忠誼心而染私趙之名卒不見德於趙惡聲徒嘈嘈於天下濟然之以兵七萬先諸軍斬首數千級又拔饒陽屯瀛州進攻安平久不拔濟命次子總以兵八千先登日中拔其城會赦承宗進中書令濟之出以長子緄攝留務總爲行營都知兵馬使濟病甚總與左右張玘成國寶及帳內親近謀殺濟乃使人詐從京師來曰朝廷以公前屯瀛州逗留詔副大使代節度明日復使人曰詔節至太原矣又使人走呼曰過代矣舉軍驚濟憤且怒不知所爲誅主兵大將數十人及素與緄厚善者亟追緄以玘兄臯代

留事濟自朝至中昃不食渴索醕漿總使吏唐弘實寘毒濟飲而死年五十四緄至涿州總矯濟命殺之乃發喪贈太師諡曰莊武

總性陰賊尤險譎已毒父卽領軍政朝廷不知其姦故詔嗣節度封楚國公進累檢校司空承宗再拒命總遣兵取武彊按軍兩端以私饋賚憲宗知之外示崇寵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及吳元濟李師道平承宗憂死田弘正入鎮州總失支助大恐謀自安又數見父兄爲崇乃衣食浮屠數百人晝夜祈禳而總憇祠場則暫安或居臥內輒驚不能寐晚年益慘惻請剔髮衣浮屠服欲

祓除之譚忠復說總曰天地之數合必離離必合河北
與天下離六十年數窮必合往朱泚希烈自立趙冀齊
魏稱王郡國弄兵抵目相視可謂危矣然卒於無事元
和以來劉闢李錡田季安盧從史齊蔡之疆或首于都
市或身爲逐客皆君目見今兵駸駸北來趙人已獻德
棣十二城助魏破齊唯燕無一日勞後世得無事乎爲
君憂之總泣且謝因上疏願奉朝請且欲割所治爲三
以幽涿營爲一府請張弘靖治之瀛莫爲一府盧士玫
治之平薊媯檀爲一府薛平治之盡籍宿將薦諸朝會
穆宗冲逸宰相崔植杜元穎無遠謀欲寵弘靖重其權

故全付總地唯分瀛莫置觀察使拜總檢校司徒兼侍
中天平節度使又賜浮屠服號大覺榜其第爲佛祠遣
使者以節印偕來時總己自髡祝讓節印遂衣浮屠服
行及定州卒始總請代獻馬萬五千匹羣臣或疑其詐
帝獨納之使給事中薛存慶宣慰給所部復一歲緡錢
百萬勞軍高年惇獨不能自存者官吏就問賜粟帛總
遂與忠俱行軍中世懷其惠擁留不得進總殺首謀者
十人以節付張臯夜間道去遲明軍中乃知詔贈太尉
子礎及弟約至長安者十一人皆擢州刺史忠護總喪
至亦卒忠絳人喜兵善謀事蓋健男子云

朱克融滔孫也以偏校事劉總總將入朝慮後有變籍其軍材勇與黠暴不制者悉薦之朝冀厚與爵位使北方歆豔無甘亂心克融在遣方是時執政非其人既見總納地謂天下曠然無復事克融等留京師久之不得調數詣宰相求自試皆不聽羸邑敗服饑寒無所貸丐內怨忿會張弘靖赴鎮因悉遣還俄幽州亂囚弘靖時克融父洄號有智譎以疾廢臥家衆往請爲帥洄辭老且病因推克融領軍務詔以劉悟爲節度使馳往俄而瀛冀皆附克融悟不得入克融縱兵掠易州敗兩縣寇蔚州易州刺史柳公濟戰白石嶺斬三千級轉寇定州

節度使陳楚破其兵二萬會鎮州又殺田弘正議者謂
二賊均逆而克融全弘靖不敢害可悉兵先誅趙赦燕
朝廷度幽薊未可復取乃拜克融檢校左散騎常侍爲
幽州盧龍節度使長慶元年也明年陷弓高攻下博與
王廷湊共圍深州裴度以檄譙諭克融乃還因進檢校
工部尚書表獻馬萬匹羊十萬請直賞軍敬宗初遷檢
校司空賜邊屯時服克融以帛疏惡因詔使楊文端以
聞又上言聞陛下東幸雒願率匠丁五千助營宮室迎
乘輿且請帛三十萬備一歲費帝怒用裴度謀忍不問
以好言荅之屈其謀進爵吳興郡王是年軍亂殺克融

及其子延齡詔贈司徒次子延嗣立領留後爲大將李載義殺而代之并族其家

李載義自稱恒山愍王之後性矜蕩好與豪傑游力挽疆搏鬪劉濟在幽州高其能引補帳下從征伐積多爲牙中兵馬使朱克融死子延嗣叛命殘用其人載義因衆不忍殺之暴其罪于朝敬宗卽授檢校戶部尚書盧龍軍節度使封武威郡王初張弘靖之囚幕府多見害妻子留不遣及是載義悉護送京師雖僮厮畢行俄而李同捷據滄景邀襲封載義請討賊自效文宗嘉之進檢校尚書右僕射斬級數有功賊平詔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賜白玉帶示殊禮大和四年爲兵馬使楊志誠所
逐奔易州卽上言自破滄州賊屢請朝不許今願將妻
子身入見帝令使者抵太原尉迎賜袍笏裝器又以其
嘗有功且意恭順乃冊拜太保仍平章事俄爲山南西
道節度使徙河東始回鶻使者歲入朝所過暴慢吏不
敢何禁但嚴兵自守虜忸習益警悍至鞭候人剽突市
區時大酋李暢者曉華人語尤凶黠旣就館橫須索扶
痕郵人載義召暢語曰可汗以舅甥故使將軍朝貢誼
不容將軍暴也天子厚饗餼以禮客有不謹吏皆論死
若將軍所部不戢而效攘自如我必殺所犯者將軍其

少戒因悉罷所防兵以兩卒護闔暢嚴憚之訖無犯者
進兼侍中會吏下請立碑紀功詔李程爲之辭未有字
帝詔曰周書凡厥正人既富方穀卿宜當之以方穀爲
字其寵待如此開成三年卒年五十贈太尉初載義母
葬范陽爲楊志誠掘發後志誠被逐道太原載義奏請
剔其心償母怨不許又欲殺之官屬苦救乃免然盡戕
其妻息士卒其天資驕暴云帝屈法弗効也

志誠者事載義爲牙將載義宴天子使者鞠場志誠與
其黨譟而起載義走因自爲都知兵馬使文宗更以嘉
王領節度用志誠爲留後俄檢校工部尚書擢節度副

大使踰年進檢校吏部詔下邸吏白宰相曰軍中不識
朝廷儀惟知尚書改僕射爲進秩今一府盛服以待天
子命如復爲尚書則舉軍慙使者勢不得出旣志誠果
怨望軍有媢言囚中人魏寶義及它使焦奉鸞尹士恭
而遣部將王文穎入謝讓還所命帝復賜之文穎不肯
受輒去帝忍不責乃遣使進檢校尚書右僕射八年爲
下所逐推部將史元忠總留後志誠在鎮密製天子袞
冕其被服皆擬乘輿元忠表而暴于朝詔御史按治斥
嶺南至商州誅之而以通王領節度授元忠留後明年
檢校工部尚書爲副大使會昌初爲偏將陳行泰所殺

行泰邀節制未報次將張絳殺行泰起求帥軍武宗自用張仲武代之

張仲武范陽人通左氏春秋會昌初爲雄武軍使行泰殺元忠宰相李德裕計河朔請帥皆報下太速故軍得以安若少須下且有變帝許之未報果爲絳所殺復誘其軍以請亦置未報是時回鶻爲黠戛斯所破烏介可汗託天德塞上而仲武遣其屬吳仲舒入朝請以本軍擊回鶻德裕因問北方事仲舒曰行泰絳皆遊客人心不附仲武舊將張光朝子年五十餘通書習戎事性忠義願歸欵朝廷舊矣德裕曰卽以爲帥軍得無復亂乎

答曰仲武得士心受命必有逐絳者德裕入白帝曰行
秦等邀節不可許仲武求自效用之有名軍且無辭乃
擢兵馬留後而詔撫王領節度詔下絳果爲軍中所逐
卽拜仲武副大使檢校工部尚書蘭陵郡公會回鶻特
勒那頡噉擁赤心部七千帳逼漁陽仲武使其弟仲至
與別將游奉寰等率銳兵三萬破之獲馬牛橐它旗纛
不勝計遣吏獻狀進檢校兵部尚書始回鶻常有酋長
監奚契丹以督歲貢因訶刺中國仲武使裨將石公緒
等厚結二部執諜者八百餘人殺之回鶻欲入五原掠
保塞雜虜乃先以宣門將軍四十七人詭好結歡仲武

賂其下盡得所謀因逗留不遣使失師期回鶻人馬多
病死者由是不敢犯五原塞烏介失勢往依康居盡徙
餘種寄黑車子部回鶻遂衰名王貴種相繼降捕幾千
人仲武表請立石以紀聖功帝詔德裕爲銘揭碑盧龍
以告後世大中初又破奚北部及山奚俘獲雜畜不貲
擢累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卒諡曰莊

子直方以右金吾將軍襲節度留後俄進副大使舉動
多不法畏下變起乃託出畋奔京師軍中以張允伸總
後務直方至宣宗遣使者郊勞授金吾大將軍以其族
大給檢校工部尚書俸久之進檢校尚書右僕射性暴

率坐以小罪笞殺金吾史改右羽林統軍好馳獵往往
設置罟於道當宿衛不時入下遷驍衛將軍奴婢細過
輒殺積其罪貶思州司戶參軍母驚曰尚有尊於我子
邪久乃復授羽林統軍縱部下爲盜復貶康州司馬後
居東都弋獵愈甚洛陽飛鳥皆識之見必羣噪乾符中
累進左驍衛大將軍時鄭畋輔政頗言仲武會昌時功
第一今直方百口不自存每內燕以衣敝惡辭不赴陛
下錄功念舊宜少優假詔還檢校右僕射進左金吾衛
大將軍黃巢犯京師直方迎灞上旣而納亡命謀劫巢
報天子公卿多依之賊覺屠其族

張允伸字逢昌范陽人世爲軍校直方出奔以都知兵馬使爲衆立爲留後天子報可未幾檢校散騎常侍爲節度使累進檢校司徒兼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燕國公龐勛以徐州反上書欲遣弟允臯領兵討賊不許上米五十萬斛鹽二萬斛佐用度詔嘉美賜玉帶寶器統錦進兼侍中咸通十二年以疾甚上節印就醫藥詔聽許以子簡會爲副大使卒年八十八贈太尉諡曰忠烈允伸性勤儉下所安賴未嘗有邊鄙虞子十四人簡會入朝昆弟多至大將軍刺史郡佐者而軍中推張公素爲留後

公素范陽人以列將事允伸擢累平州刺史允伸卒以兵來會喪軍士素附其威望簡會知不可制卽出奔詔公素爲節度使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性暴厲睥子多白燕人號白眼相公爲李茂勳所襲奔京師貶復州司戶參軍

李茂勳本回鶻阿布思之裔張仲武時與其侯王皆降資沉勇善馳射仲武器之任以將兵常乘邊積功賜姓及名陳貢言者燕健將爲納降軍使軍中素信服茂勳襲殺之因舉兵給稱貢言反公素迎擊不利走茂勳入府衆始悟因推主州務以聞詔卽拜節度使俄以病自

上詔進尚書右僕射致仕表子可舉代遂領留後進爲節度使擢累檢校太尉中和末太原李克用始彊大與定州王處存厚相結可舉惡其窺山東爲己患乃遣使約吐渾都督赫連鐸鎮州王鎔聯和揚言易定本燕趙屬得其地且參有之卽遣軍司馬韓玄紹擊沙陀藥兒嶺斬首七千級殺其將朱耶盡忠等收牛馬器鎧數萬又戰雄武軍殺獲萬人鐸又破沙陀於蔚州詔以鐸爲雲州刺史進可舉檢校侍中乃遣票將李全忠率衆六萬圍易州鎔以兵攻無極處存求援太原克用自將赴之鎮人懼退保新城克用急攻之鎔引去追破之九門

易久未下盧龍將劉仁恭穴地以入得其城士卒有驕
色處存以輕兵三千蒙羊皮夜布之野以精騎伏它道
全忠軍望爲羣羊爭趨之處存伏騎發大敗之復取易
州全忠遁還盡失芻糧仗鎧懼得罪乃哀餘衆反攻幽
州可舉度不支引其族登樓自燔死

李全忠范陽人仕爲棣州司馬有蘆生其室一尺三節
怪之以問別駕張建建曰蘆茅類生於澤公茅土兆也
傳節者其三世乎罷歸事可舉爲牙將可舉死衆推爲
留後光啓元年拜節度使未幾卒子匡威嗣領留後進
爲使性豪爽恃燕薊勁兵處斬然有雄天下意與赫連

鐸共攻太原爭雲代李克用使安金俊攻鐸匡威救鐸
戰蔚州射金俊殺之乃共表請討沙陀而朱全忠亦上
言願協力故張濬因請用兵矣濬敗克用攻雲州以騎
將薛阿檀爲前鋒設伏河上鐸以精騎追阿檀抵河而
伏起乃大敗禽其將賈塞兒遂圍雲州塹而守分兵出
井陘屯常山大掠深趙匡威以步騎萬餘援王鎔克用
還因急攻鐸會食盡鐸棄州奔匡威克用取雲州表石
善友爲刺史鐸本吐谷渾部酋也開成中其父率種人
三千帳自歸守雲州十五年至是失其地景福初鎔誘
太原將李存孝降之克用怒伐鎔鎔來求救匡威遣將

赴之克用去明年兵復出井陘匡威自將援鎔將行置酒大會其弟兵馬留後檢校司徒匡籌妻張國豔匡威酒酣報之弟怒匡威軍次博野乃據城自爲留後天子卽授檢校太保爲節度使匡威麾下多去屏營無所歸留深州遣其屬李抱貞上書願入朝時京師數寇難人入危懼傳言金頭王且來皆亡竄山谷抱貞還而鎔已迎館于鎮匡威引抱貞登城西大悲浮屠顧望流涕美其山川乃共圖鎔陽爲鎔繕甲治城塹施授方略陰施予以傾士心鎮軍忠於王氏皆惡之匡威親忌日鎔過慰匡威士衷甲劫鎔入牙城戰不勝鎮人斬匡威以徇

匡籌表訴諸朝檄暴鎔罪攻樂壽武彊以報始匡籌之奪也燕人不以爲義劉仁恭出奔太原克用倚其謀下武媯二州敗匡籌於居庸關李存審與戰匡籌又敗挈其族奔京師次景城滄州節度使盧彥威殺之掠入車馬僮奴妻方乳不能進仁恭獲之納于克用爲嬖夫人始匡威見逐嘆曰兄失弟得皆吾之宗無所悔然其材恐不足以守果亡而幽州地歸克用以仁恭爲帥

劉仁恭深州人父晟客范陽爲李可舉新興鎮將故仁恭事軍中從李全忠攻易州號窟頭稍遷裨校爲人豪縱多智數有大志嘗自言夢大幡出指端年四十九當

秉旄節李匡威惡之補景城令會瀛州亂殺守吏仁恭募士千人定其亂匡威復使將兵戍蔚州踰期未代士皆怨會匡籌奪地故戍卒擁仁恭趨幽州匡籌逆戰敗之遂以族奔太原李克用待之甚厚賜田宅拜壽陽鎮將數以策干克用請步騎一萬東取幽州且爲導克用攻匡籌匡籌遁去仁恭與苻存審入城封府庫以待克用悅留仁恭守之以親信分典其兵乾寧二年克用擊王行瑜表仁恭爲檢校司空盧龍軍節度使明年克用攻魏州召盧龍兵仁恭以契丹解又明年克用復興其兵救朱瑄仁恭不答使者數十往卒不出克用以書讓

之仁恭乃慢罵執其使盡囚太原士之在燕者復以厚利誘克用麾下士多亡歸之克用怒自將往擊不勝師喪過半仁恭獻馘於朱全忠全忠表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既與克用絕則益募兵光化初使其子守文襲滄州節度使盧彥威棄城走遂有滄景德三州地用守文爲節度留後請命于朝昭宗怒不與會中人至仁恭媢謂曰旄節吾自可爲要假長安本色耳何見拒邪由是兵益張顯圖河北悉幽滄步騎十萬聲言三十萬南徇魏鎮次貝州屠之清水爲不流羅紹威求救於朱全忠全忠使李思安葛從周赴之屯內黃仁恭負疆下令曰思

安儒當先破之乃取魏守文與單可及精甲五萬循清
水上思安設伏自引兵逆戰僞不勝守文躡北至內黃
思安整兵還擊守文伏發斬可及獨守文挺逸衆無還
者從周興邢洛兵與魏將賀德倫等出館陶門夜擊仁
恭破八屯仁恭走自魏抵長河數百里尸蔽道鎮人邀
敗之東境仁恭遂衰三年葛從周攻滄州仁恭壁乾寧
從周潛軍戰老鷗隄仁恭敗退壁瓦橋卑辭歸窮於克
用求救克用爲侵邢洛俄而全忠取瀛莫克用使周德
威出飛狐天祐三年全忠自將攻滄州壁長蘆仁恭悉
發男子十五以上爲兵涅其面曰定霸都士人則涅于

臂曰一心事主盧龍閭里爲空得衆二十萬屯瓦橋全忠環滄築而溝之內外援絕人相食仁恭求戰不許復從克用乞師使百輩往乃許仁恭以兵三萬合攻潞州降全忠將丁會滄州圍乃解是時中原方多故仁恭得倚燕疆且遠無所憚意自滿從方士王若訥學長年築館大安山掠子女充之又招浮屠與講法以堊土爲錢斂真錢穴山藏之殺匠滅口禁南方茶自擷山爲茶號山曰大恩以邀利子守光烝嬖妾事覺仁恭謫之李思安來攻屯石子河仁恭居大安山城中無備守光引兵出戰思安去因回攻大安虜仁恭囚別室殺左右婢媵

遂有盧龍

贊曰朱滔脅其兄泚入朝及引兵東嚮稱帝以自尊名雖助泚志可知矣至克融再得幽州朱氏無遺種其禍與泚鈞而族夷有先後爲間也

唐書卷一百十二

唐書卷二百十二考證

朱滔傳年四十二○舊書作四十沈炳震曰按滔大歷八年來云年二十八至貞元元年正爲四十二新書誤